



ワ 4
6640
38



74  
1640  
38

五禮通考卷第九十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保總督蘇若鄰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古禮九十五

宗廟時享

元史世祖本紀中統元年十二月乙巳始制祭享太廟祭器法服

祭祀志元祖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湏以蒙古巫祝致辭蓋國俗也世祖元年秋七月丁丑設神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遣必閣赤致祭焉必閣赤譯言典書記者十二月初命制太廟祭器法服國俗舊禮每歲太廟四祭用司禮監官一員名蒙古巫祝當省牲時法服同三獻官升殿詣室戶告牖還至牲所以國語呼累朝帝后

五禮通考卷九十五 宗廟時享



木下中也氏  
1911.4  
寄贈

71-0715

名諱而告之明旦三獻禮畢獻官御史太常卿博士復  
陞殿分詣各室蒙古博兒赤跪割牲太僕卿以朱漆盃  
奉馬乳酌奠巫祝以國語告神訖太祝奉祝幣詣燎位  
獻官以下復版位載拜禮畢

世祖本紀中統三年十二月癸亥享太廟

祭祀志卽中書省備三獻官大禮使司徒攝祀事禮畢  
神主復藏瑞像殿

四年三月癸卯詔建太廟于燕京十一月丙戌仍寓祀  
事中書以親王合丹塔察兒王盤張文謙攝事

攝祀儀其目有九 一曰齋戒享前三日三獻官以下  
凡與祭員皆公服受誓戒于中書省是日質明有司設  
金椅于省庭一人執紅羅織立于其左奉禮郎率儀鸞  
局陳設版位獻官諸執事位俱藉以席仍加紫綾褥設

初獻太尉位於省階少西南向大禮使位於其東少南  
西向監祭御史位二于通道之西東向監禮博士位二  
於通道之東西向俱北上設司徒亞終獻位於其南北  
向西上次助奠七祀獻官次太常卿光祿卿光祿丞書  
祝官讀祝官太官令良醴令廩犧令司尊彝舉祝官太  
官丞廩犧丞奉爵官奉瓚官盥爵官二巾篚官蒙古太  
祝巫祝點視儀衛清道官及與祭官依品級陳設皆異  
位重行太廟令太樂令郊社令太祝位于通道之西北  
向東上太廟丞太樂丞郊社丞奉禮郎協律郎司天生  
位于通道之東北向西上齋郎位于其後贊者引行事  
等官各就位立定次引初獻官立定禮直官搢笏讀誓  
文曰某年某月某日享於太廟各揚其職其或不敬國  
有常刑散齋二日宿于正寢致齋一日宿於祠所散齋

日治事如故不弔喪問病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字不決罰罪人不與穢惡事致齋日惟享事得行餘悉禁凡與享之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七品以下官先退餘官再拜禮直官贊鞠躬拜興拜興平立禮畢守廟兵衛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赴祀所之日官給酒饌二日陳設享前二日所司設兵衛于廟門禁斷行人儀鸞局設幄幔于饌殿所司設三獻官以下行事執事官次于齋房之所前一日太樂合率其屬設宮縣之樂於庭中東方西方磬簾起北鐘簾次之南方北方磬簾起西鐘簾次之設十二鍾鐘于編縣之間各依辰位樹建鼓于四隅置祝敵于北縣之內祝一在道東敵一在道西路鼓一在祝之東南晉鼓一在其後又路鼓一在祝之西南諸工人各于其後東方西方以北爲上南方北方

以西爲上文舞在北武舞在南立舞表于鄼綴之間又設登歌之樂于殿上前楹間玉磬一簾在西金鐘一簾在東祝一在金鐘北稍西敵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敵北一在祝北東西相向歌工次之餘工各位于縣後其匏竹者立於階間重行北向相對爲首享前一日太廟令率其屬掃除廟庭之內外樞密院軍官一員率軍人剷除草穢平治道路又設七祀燎柴于廟門之外又于室內鋪設神位於北牖下當戶南向每位設黼辰一紫綾厚褥一薄褥一莞席一纁席二虎皮次席二時暄則用桃枝竹席凡在筵上又設三獻官拜跪褥位二一在室內一在室外學士院定撰祝冊訖書祝官於饌幕具公服書祝訖請初獻官署御名訖以授太廟令又設祝案于室戶外之右又設三獻官位于殿下橫街

之南稍西東向亞獻終獻位稍卻助奠七祀獻官又於其南書祝官讀祝官舉祝官太廟令太官令良醞令廩令太廟丞太官丞位又於其南司尊彝奉瓚官奉爵官盥洗巾篚爵洗巾篚蒙古太祝蒙古巫祝太祝宮闈令及七祀司尊彝盥洗巾篚以次而南又設齋郎位於其後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又設大禮使位於南神門東偏門稍北北向又設司徒太常卿等位於橫街之南稍東西向與亞終獻相對司徒位在北太常卿稍卻太常同知光祿卿僉院同僉院判光祿丞拱衛使以次而南又設監祭御史位二監禮博士位二於橫街之北西向以北爲上又設協律郎位在宮縣樂篋西北東向大樂丞在樂篋之間又設大樂令協律郎位於登歌樂篋之間又設牲榜于東神門外南向設太常卿位於牲

位北南向監祭御史位在太常卿之左太官令次之光祿丞太官丞又次之廩犧令位在牲西南廩犧丞稍卻俱北向以右爲上又設諸太祝位於牲東西向以北爲上又設蒙古巫祝位於牲東南北向又設省饌位於省饌殿前太常卿光祿卿光祿丞太官令位於東西向監祭監禮位於西東向皆北上太廟令陳祝版於室右之祝案又率祠祭局設邊豆簋簋每室左十有二邊右十有二豆俱爲四行登三在邊豆之間鉶三次之簋二簋二又次之簋左盤右俎七在簋簋之南香案一次之沙池又次之又設每室尊壘於通廊辟彝黃彝各一春夏用雞彝鳥彝犧尊二象尊二秋冬用著尊壺尊著尊二山壘二以次在本室南之左皆加勺冪爲酌尊所北向西上彝有舟站冪又設壺尊二太尊二山壘四在殿下

階間俱北向望室戶之左皆有坵加冪設而不酌凡祭器皆藉以席又設七祀位于橫街之南道東西向以北爲上席皆以莞設神版位各于座首又設祭器每位左二邊右二豆簋一盞一在邊豆間俎一在邊前爵坵一次之壺尊二在神位之西東向以北爲上皆有坵勺冪又設三獻盥洗爵洗在通街之西橫街之南北向鬯在洗西加勺篚在洗東皆實以巾爵洗仍實以瓚爵加盤坵執鬯篚者各位於後又設七祀獻官盥洗位於七祀神位前稍北鬯在洗西篚在洗東實以巾又實爵于坵執鬯篚者各位于後 三曰習儀享前二日三獻以下諸執事官員赴太廟習儀次日早各具公服乘馬赴東華門迎接御香至廟省牲 四曰迎香享前一日有司告諭坊市灑掃經行衢路祇備香案享前一日質明三

獻官以下及諸執事官各具公服六品以下官皆借紫服詣崇天門下太常禮儀院官一員奉御香一員奉酒二員奉馬漣自內出監祭監禮奉禮郎太祝分兩班前導控鶴五人一人執繖從者四人執儀仗在前行至大明門由正門出教坊大樂作至崇天門外奉香酒馬漣者安置於輿導引如前行至外垣櫺星門外百官上馬分兩班行於儀仗之外清道官行於儀衛之先兵馬司巡兵夾道次之金鼓又次之京尹儀從又次之教坊大樂爲一隊次之控鶴弩手各服其服執儀仗左右成列次之拱衛使居其中儀鳳司細樂又次之太常卿與博士御史導於輿前獻官司徒大禮使助奠官從于輿後至廟入白南門至神門外百官及儀衛官止太常卿博士御史導輿三獻官司徒大禮使助奠官從入至殿下

獻官奉香酒馬湏升自泰階入殿內通廊正位安置禮  
 直官引獻官降自東階由東神門北偏門出釋服 五  
 曰省牲器見親祀儀 六曰晨禋祀日丑前五刻太常  
 卿光祿卿太廟令率其屬設燭於神位遂同三獻官司  
 徒大禮使等每室一人分設御香酒醴以金玉爵罍酌  
 馬湏蒲萄尚醞酒奠於神案又陳籩豆之實籩四行以  
 右為上第一行魚鱸在前糗餌粉養次之第二行乾棗  
 在前乾棗形鹽次之第三行鹿脯在前榛實乾桃次之  
 第四行菱在前芡栗次之豆四行以左為上第一行芹  
 菹在前筍菹葵菹次之第二行菁菹在前韭菹鮑食次  
 之第三行魚醢在前兔醢豚拍次之第四行鹿鷄在前  
 醢醢糝食次之簋實以稻粱簋實以黍稷登實以大羹  
 鉶實以和羹尊彝彝實以明水黃彝實以鬱鬯犧尊

實以泛齊象尊實以醴齊著尊實以盎齊山罍實以三  
 酒壺尊實以醜齊太尊實以沈齊凡齊之上尊實以明  
 水酒之上尊實以元酒其酒齊皆以上醞代之又實七  
 祀之祭器每位左二邊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  
 在前鹿鷄次之簋實以黍稷實以稷壺尊實以醜齊其  
 酒齊亦以上醞代之陳設訖獻官以下行事執事官各  
 服其服會于齊班廳禮直官引太常卿監祭監禮太廟  
 令太祝宮闈令諸執事官齋郎自南神門東偏門入就  
 位東西相向立定俟監祭監禮案視殿之上下撤去蓋  
 幕糾察不如儀者退復位禮直官引太常卿監祭監禮  
 太廟令太祝宮闈令陞自東階詣太祖室蒙古太祝起  
 帝主神幕宮闈令起后主神幕次詣每室竝如常儀畢  
 禮直官引太常卿以下諸執事官當橫街開重行以西

為上北向立定奉禮郎贊曰奉神主訖再拜禮直官承  
 傳太常卿以下皆再拜訖奉禮郎又贊曰各就位禮直  
 官引諸執事官各就位次引太官令率齋郎由南神門  
 東偏門以次出贊者引三獻官司徒大禮使七祀獻官  
 諸行事官由南神門東偏門入各就位立定禮直官進  
 于初獻官之左贊曰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  
 跪俛伏興舉麾工鼓祝宮縣樂奏思成之曲九成文舞  
 九變奉禮郎贊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奉禮郎又贊諸執  
 事者各就位禮直官引奉瓚奉爵盥洗巾篚執事官  
 各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初獻官詣盥洗位宮縣樂作奏  
 無射宮肅甯之曲至位北向立定搢笏盥手帨手執笏  
 詣爵洗位至位北向立定搢笏執瓚洗瓚拭瓚以瓚授  
 執事者執笏樂止登歌樂作奏夾鐘宮肅甯之曲升自

東階樂止詣太祖酌尊所西向立搢笏執事者以瓚授  
 初獻官執瓚司尊彝跪舉冪良醢令跪酌黃彝鬱鬯初  
 獻以瓚授執事者執笏詣太祖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  
 三上香執事者以瓚授初獻初獻執瓚以鬯灌於沙池  
 以瓚授執事者執笏俛伏興出室戶外北向立再拜訖  
 詣每室祿鬯如上儀俱畢禮直官引初獻降自東階登  
 歌樂作奏夾鐘宮肅甯之曲復位樂止 七曰饋食初  
 獻既裸如前進饌儀 八曰酌獻太祝立茅苴于盤禮  
 直官引初獻詣盥洗位宮縣樂作奏無射宮肅甯之曲  
 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至位搢笏  
 執爵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樂止登歌樂作奏  
 夾鐘宮肅甯之曲陞自東階樂止詣太祖酒尊所西向  
 立搢笏執爵司尊彝搢笏跪舉冪良醢令搢笏跪酌犧



尊之泛齊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宮縣樂作奏無射宮開成之曲詣太祖神座前北向立稍前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於茅苴以爵授執事者執笏俛伏興平立請出室戶外北向立樂止俟讀祝舉祝官搢笏跪對舉祝版讀祝官跪讀祝文讀訖舉祝官奠祝版於案執笏與讀祝官俛伏興禮直官贊再拜訖次詣每室酌獻如上儀各奏本室之樂獻畢宮縣樂止降自東階登歌樂作奏夾鐘宮肅甯之曲初獻復位立定文舞退武舞進宮縣樂作奏無射宮肅甯之曲舞者立定樂止禮直官引亞獻詣盥洗位至位北向立搢笏執爵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陞自東階詣太祖酌尊所西向立搢笏執爵司尊彝搢笏跪舉冪良醞令搢笏跪酌象尊之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宮縣樂作奏無射宮肅甯之曲詣太祖神座前北向立稍前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於茅苴以爵授執事者執笏俛伏興平立請出室戶外北向立再拜訖次詣每室酌獻竝如上儀獻畢樂止降自東階復位立定禮直官引終獻如亞獻之儀唯酌著尊之盃齊禮畢降復位初終獻將行贊者引七祀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訖執笏詣酒尊所搢笏執爵酌酒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首位神座前東向立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於沙池奠爵于案執笏俛伏興少退立再拜訖每位竝如上儀俱畢七祀獻官俟終獻官降復位立定九日祭馬湏終獻酌獻將畢禮直官分引初獻亞獻官司徒大禮使助奠官七祀獻官太常卿監祭監禮太廟令丞蒙古庖人巫祝等升殿每室獻官一員各立於戶外太常卿監祭監禮以下立於其後禮直

禮部通考卷九十五宗廟時序

八

官引獻官詣神座前蒙古庖人割牲體以授獻官獻官  
搯笏跪奠於帝主神位前次奠於后主神位前訖出笏  
退就拜位搯笏跪太廟令取案上先設金玉爵罍馬漣  
蒲萄尚醞酒以次授獻官獻官皆祭於沙池蒙古巫祝  
致詞訖宮縣樂作同進饌之曲初獻出笏就拜興請出  
室戶外北向立俟眾獻官畢立禮直官通贊曰拜興凡  
四拜監祭監禮以下從拜皆作本朝跪禮拜訖退登歌  
樂作降階樂止太祝徹籩豆登歌樂作奏夾鐘宮豐甯  
之曲奉禮贊賜胙贊者承傳眾官再拜興送神樂作奏  
黃鐘宮保成之曲一成而止太祝各奉每室祝版降自  
泰階詣望瘞位禮直官引三獻司徒大禮使助奠七祀  
獻官太常卿光祿卿監祭監禮視燔祝版至位坎北南  
向跪以祝版奠于柴就拜興俟半燎禮直官贊可瘞禮

直官引三獻以下及諸執事者齋郎等由南神門東偏  
門出至揖位圓揖樂工二舞以次從出三獻之出也禮  
直官分引太常卿太廟令監祭監禮蒙古太祝宮闈令  
及各室太祝陞自東階詣太祖神座前陞納神主每室  
如儀俱畢降自東階至橫街南北向西上立定奉禮贊  
曰陞納神主訖再拜贊者承傳再拜訖以次出禮畢三  
獻官司徒大禮使太常禮儀院使光祿卿等官奉胙進  
于闕庭駕幸上都則以驛赴奉進  
攝行告謝儀 告前三日三獻官以下諸執事官各具  
公服赴中書省受誓戒告前一日未正一刻省牲器至  
期質明三獻官以下諸執事者各服法服禮直官引太  
常卿監祭御史監禮博士五令諸執事官先入就位禮  
直官引監祭監禮點視陳設畢復位禮直官引太常卿

監祭監禮太廟令太祝官闈令奉遷各室神主訖降自橫街北向立定奉禮郎贊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奉禮郎贊各就位訖太官令齋郎出禮直官引三獻司徒光祿卿捧瓚爵盥爵洗官入就位立定禮直官贊有司謹具請行事降神樂作九成止奉禮郎贊再拜三獻以下再拜訖奉禮郎贊諸執事者各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初獻詣盥洗位盥手詣爵洗位洗瓚詣第一室酒尊所酌鬱鬯詣神座前北向跪搢笏三上香奠幣執瓚以鬯灌於沙池執笏俛伏興出室外再拜訖次詣各室竝如上儀俱畢降復位司徒率齋郎進饌如常儀奠畢降復位禮直官引初獻詣盥洗位盥手詣爵洗位洗爵詣第一室酒尊所酌酒詣神座前北向搢笏跪三上香執爵三祭酒於茅苴以爵授執事者執笏俛伏興出室外北向立俟讀祝官讀祝文訖再拜詣每室竝如上儀俱畢降復位禮直官引亞獻官盥手洗爵酌獻竝如初獻儀惟不讀祝俱畢降復位禮直官引終獻竝如亞獻儀俱畢復位太祝徹籩豆奉禮郎贊賜胙眾官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禮直官引三獻官司徒太常卿監祭監禮視焚祝版幣帛禮直官贊可瘞禮畢太常卿監祭監禮升納神主訖降白橫街奉禮郎贊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退

凡大祭祀尤貴馬湏將有事敕太僕司捫馬官奉尚飲者革囊盛送焉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於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酌馬湏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以次詣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於南

樞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禮行事尤其所重也  
 始至元初金太祝魏友諒者仕於朝詣中書言太常寺  
 奉祀宗廟禮不備者數事禮部移太常考前代典禮以  
 勘友諒所言皆非是由是禮官代有討論割奠之禮初  
 惟太常卿設之桑哥為初獻乃有三獻等官同設之儀  
 博士議曰凡陳設祭品實尊彝等事獻官皆不與也獨  
 此親設之然後再升殿恐非誠懇專一之道且大禮使  
 等官尤非其職大樂署長言割奠之禮宜別撰樂章博  
 士議曰三獻之禮實依古制若割肉奠葡萄酒馬湏別  
 撰樂章是又成一獻也又議燔膋脍與今燒飯禮合不  
 可廢形鹽糗餌粉養飽食糝食非古雷鼓路鼓與播鼗  
 之制不同攝祀大禮使終夕堅立無其義知禮者皆有  
 取於其言

世祖本紀至元二年九月戊戌以將有事太廟取大樂  
 工於東平預習儀禮冬十月己卯享於太廟

祭祀志二年九月初命滌養犧牲

禮樂志世祖中統四年至至元三年七室樂章

太常集禮  
彙云此係

卷附  
所載

太祖第一室 天垂靈顧地顯中方帝力所拓神武  
 莫當賜谿昧谷咸服要荒昭孝明禋神祖皇皇  
 太宗第二室 和林勝域天邑地宮四方賓貢南北  
 來同百司分置胃教肇崇潤色祖業德仰神宗  
 睿宗第三室 珍符默授疇昔自天爰生聖武寶祚  
 開先霓旌迴狩龍駕遊僊追遠如生皇慕顛然  
 皇伯考木赤第四室 威武鷹揚冢位克當從龍遠  
 拓千萬里疆誕總虎旅駐壓西方航海梯山東西來

王

皇伯考察合帶第五室 雄武軍威滋多歷年深謀  
遠略協贊惟專流沙西域餞日東邊百國畏服英聲  
赫然

定宗第六室 三朝承休恭己優游欽繩祖武其德

聿修帝懋錫壽德澤期周蠲饕惟薌祈饗于幽

憲宗第七室 龍躍潛居風雲會通知民病苦軫念

宸衷夔門之旅繼志圖功俎豆敬祭華儀孔隆

世祖本紀至元四年十一月乙酉享于太廟 六年十

二月己丑作佛事于太廟七晝夜

祭祀志命國師僧薦佛事始造木質金表牌位十有六

設大榻金椅奉安祔室前為太廟薦佛事之始 帝位

于右后位于左題號其面籠以銷金絳紗其制如櫝

世祖本紀至元七年十月癸酉敕宗廟祭祀祝文書以

國字乙酉享於太廟己丑敕來年太廟牲牢勿用豕豕

以野豕代之時果勿市取之內園

八年九月丙子敕今歲享太廟毋用犧牛十月丁酉享

于太廟 九年十月壬辰享于太廟 十年九月己丑

敕自今秋獵鹿豕先薦太廟十月乙卯享于太廟 十

二年十月戊戌朔享于太廟

十三年四月庚寅修太廟八月遣太常卿脫忽思以銅

爵一豆二獻于太廟九月己亥享于太廟常饌外益野

豕鹿羊葡萄酒

祭祀志十三年九月丙申薦佛事于太廟命卽佛事處

便大祭己亥享于太廟加薦羊鹿野豕是歲改作金主

太祖主題曰成吉思皇帝睿宗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

皇后皆題名諱

世祖本紀十四年正月己未以白玉碧玉水晶爵六獻  
 於太廟十月己未享於太廟 十五年十月己未享於  
 太廟常設牢醴外益以羊鹿豕葡萄酒 十六年八月  
 丁酉以江南所獲玉爵及玷凡四十九事納于太廟十  
 月己卯享於太廟 十七年八月納碧玉盞六白玉盞  
 十五於太廟十二月甲午大都重建太廟成自舊廟奉  
 遷神主於祔室遂行大享禮  
 禮樂志至元四年至十七年八室樂章 太常集禮云周取所  
藏儀注所錄舞節同  
 迎神奏來成之曲九成黃鐘宮三成 齊明盛服翼  
 翼靈眷禮備多儀樂成九變烝烝孝心若聞且見胙  
 饗端臨來甯來燕  
 大呂角二成 詞同黃鐘 太簇徵二成 詞同黃鐘 應鐘羽二成 詞同黃鐘

初獻盥洗奏肅成之曲 再請盥洗同 至大以無射宮 天

德惟何如水之清維水內耀配彼天明以滌以濯犧

象光晶孝思維則式薦忱誠

初獻升殿登歌樂奏肅成之曲 降夾鐘宮 祀事有

嚴太宮有恤陟降靡違孔容翼翼遵豆旅陳鐘磬翁

釋於昭古蠲神保是格

司徒捧俎奏嘉成之曲 別本所錄純 無射宮 色純體全

三犧五牲鸞刀屢奏毛包載羹神具厭飫聽我馨聲

居歆有永胡考之甯

烈祖第一室奏開成之曲無射宮 於皇烈祖積厚

流長大勳未集燮伐用張篤生聖嗣奄有多方錫我

景福萬世無疆

太祖第二室奏武成之曲無射宮 天扶昌運混一

中華爰有真人奮起龍沙際天開宇互海為家肇修  
禋祀萬世無涯

太宗第三室奏文成之曲無射宮 纂成前烈底定

丕圖禮文簡省禁網寬疎還風太古躋世華胥三靈

順協四海無虞

皇伯考木赤第四室奏弼成之曲無射宮 神支挺

秀右壤疏封創業艱難相我祖宗敘親伊邇論功亦

崇春秋祭祀萬世攸同

皇伯考察合帶第五室奏協成之曲無射宮 玉牒

晷親神支懿屬論德疏封展親分玉相我祖宗風櫛

雨沐昔同其勞今其茲福

睿宗第六室奏明成之曲無射宮 神祖創業爰著

戎衣聖考撫軍代行天威河南底定江北來歸貽謀

翼子奕葉重輝

定宗第七室奏熙成之曲無射宮 嗣承丕祚累洽

重熙堂構既定垂拱無為邊庭閒暇田里安綏歆茲

禋祀萬世攸宜

憲宗第八室奏威成之曲無射宮 義馭未出螢爝

騰光大明麗天羣陰披攘百神受職四海甯康愔愔

靈韶德音不忘

文舞退武舞進奏和成之曲別本所錄親  
祀樂章詞同無射宮 天生

五材孰能去兵恢張鴻業我祖天聲干戈屈盤濯濯

厥靈於赫七德展也大成

亞獻行禮奏順成之曲終獻詞  
律同無射宮 幽通神明所

重精禮清宮肅肅百禮具陳九韶克諧八佾粦粦靈

光昭蒼天休日申

徹籩豆登歌樂奏豐成之曲夾鐘宮 籩豆苾芬金  
石鏘鏗禮終三獻樂奏九成有嚴執事進徹無聲神  
保聿歸萬福來甯

送神奏來成之曲或作保成黃鐘宮 神主在室神靈在天  
禮成樂闕神返幽元降福冥冥百順無愆於皇孝思  
於萬斯年

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年十月乙未享於太廟 二十一

年十月丁未享於太廟 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享於太

廟 二十三年十月丁酉享於太廟 二十四年十月

甲子享於太廟 二十五年十月己未享於太廟

祭祀志二十五年冬享制用白馬一

世祖本紀三十年十月庚寅享於太廟

成宗本紀元貞元年冬十月癸卯有事於太廟中書省

臣言去歲世祖皇后裕宗祔廟以綾代玉冊今玉冊玉  
寶成請納諸各室帝曰親享之禮祖宗未嘗行之其奉  
冊以來朕躬祝之命獻官迎導入廟

大德元年十月丁酉有事于太廟十一月戊辰增太廟  
牲用馬

祭祀志大德二年正月特祭太廟用馬一牛一羊鹿野  
豕天鷲各七餘品如舊為特祭之始

成宗本紀大德三年十月戊申朔有事於太廟 四年  
十月癸酉朔有事於太廟 六年六月辛未享於太廟

八年十月己卯朔有事於太廟 九年十月辛巳有  
事於太廟 十年十月丁未有事於太廟

武宗本紀至大二年正月辛卯皇太子諸王百官上尊  
號乙未恭謝太廟



祭祀志為親祀之始

禮樂志至大二年親享太廟皇帝入門奏順成之曲盥洗升殿用至元中初獻升降肅成之曲亦曰順成之曲出入小次奏昌甯之曲迎神用至元中來成之曲改曰思成初獻攝太尉盥洗升殿奏肅甯之曲酌獻太祖室仍用舊曲改名開成睿宗室仍用舊曲改名武成皇帝飲福登歌奏釐成之曲文舞退武舞進仍用舊曲改名肅甯亞終獻酌獻仍用舊曲改名肅甯徹豆曰豐甯之曲送神曰保成之曲皇帝出廟廷亦曰昌甯之曲  
祭祀志至大四年翰林院移署舊尚書省有旨月祭中書平章完澤等言祭祀非小事太廟歲一祭執事諸臣受戒誓三日乃行事今此輕易非宜舊置翰林院御容春秋二祭不必增益制若曰可

武宗本紀至大二年十二月乙卯親享太廟

禮樂志皇慶二年秋九月用登歌樂祀太上皇于真定

玉華宮自是歲用之

祭祀志神御殿命大司徒田忠良詣真定致祭依歲例給御香酒并犧牲祭物錢中統鈔一百錠

仁宗本紀延祐三年十月壬申有事於太廟 四年十

月甲午朔有事於太廟

祭祀志四年始用登歌樂行三獻禮

仁宗本紀延祐五年十月甲午有事於太廟

英宗本紀七年三月庚寅帝即位四月庚戌有事於太廟告即位八月丙辰附仁宗聖文欽孝皇帝莊懿慈聖皇后於太廟鐵木迭兒攝太尉奉玉冊行事十月丁未時享太廟戊午詔太常院臣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

宜與羣臣集議其禮此追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遵典禮丙寅定恭謝太廟儀式己巳罷玉華宮祀睿宗登歌樂十一月丙子朔帝御齋宮丁丑恭謝太廟至仁宗太室卽流涕左右感動辛巳以親祀太廟禮成御大明殿受朝賀甲辰太常禮儀院擬進時享太廟儀式

至治元年正月丙戌帝服袞冕享太廟以左丞相拜住亞獻知樞密院事闕徹伯終獻詔羣臣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歲必親祀以終朕身

祭祀志英宗至治元年正月丙戌始以四孟月時享親祀太室禮成坐大次謂羣臣曰朕纘承祖宗丕緒夙夜祗慄無以報稱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

實所未安自今以始歲必親祀以終朕身

拜住傳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於大都至是四十年親饗之禮未暇講肆拜住奏曰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郊廟祭享此其時矣帝悅曰朕能行之預敕有司以親享太室儀注禮節一遵典故毋擅增損冬十月始有事於太廟二年春正月孟饗始備法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拜住攝太尉以從帝見羽衛文物之美顧拜住曰朕用卿言舉行大禮亦卿所共喜也對曰陛下以帝王之道化成天下非獨臣之幸實四海蒼生所共慶也致齋大次行酌獻禮升降周旋儼若素習中外肅然明日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有感泣者拜住率百僚稱賀于大明殿執事之臣賜金帛有差

觀承案以唐太宗之爲君而馬周疏中尙惜其後世無皇帝入廟之文其餘之可紀者幾何元英宗可謂有仁人孝子之心卓然不惑於流俗者矣

親祀時享儀其目有八 一曰齋戒祀前七日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治事如故不作樂停奏刑名事不行刑罰致齋三日惟專心祀事其二日於大明殿一日於大次致齋前一日尙舍監設御幄於大明殿西序東向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列晝漏下一刻通事舍人引侍享執事文武四品以上官俱公服詣別殿奉迎二刻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三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結佩出別殿乘輿華蓋繖扇侍衛如常儀奉引至大明殿御幄東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

侍中前跪奏言請降就齋俛伏興皇帝降座入室侍享執事官各還所司宿衛者如常凡應祀官受誓戒於中書省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光祿卿鑑取明水燧取火以供爨水以實尊 二曰陳設祀前三日尙舍監陳大次於西神門外道北南向設小次於西階西東向設版位於西神門內橫街南東向設飲福位於大室尊彝所稍東西向設黃道裯褥於大次前至西神門至小次版位西階及殿門之外設御洗位於御版位東稍北北向設亞終獻位於西神門內御版位稍南東向以北爲上疊洗在其東北設亞終獻飲福位於御飲福位後稍南西向陳設八寶黃羅案於西階西隨地之宜設享官宮縣樂省牲位諸執事公卿御史位竝如常儀殿上下及各室設簋簋籩豆尊罍彝等器竝如常儀 三曰車

駕出宮祀前一日所司備法駕鹵簿於崇天門外太僕卿率其屬備玉輅於大明門外千牛將軍執刀於輅前北向其日質明諸侍享執事官先詣太廟祀所諸侍臣直衛及導駕官於致齋殿前左右分班立通事舍人引侍中跪奏請中嚴俛伏興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少頃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齋室卽御座羣臣起居訖尙輦進輿侍中奏請皇帝升輿皇帝升輿華蓋繖扇侍衛如常儀導駕官前導至大明門外侍中進當輿前跪奏請皇帝降輿升輅皇帝升輅太僕執御導駕官分左右步導門下侍郎進當輅前跪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千牛將軍夾而趨至崇天門外門下侍郎跪奏請車駕少駐敕眾官上馬侍中承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退傳制稱眾官上馬贊者承傳敕眾官上馬上馬訖門

下侍郎奏請敕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曰制可千牛將軍升訖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符寶郎奉八寶輿殿中監部從在黃鉞內教坊樂前引鼓吹不振作將至太廟禮直官引諸侍享執事官於廟門外左右立班奉迎駕至廟門回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左侍中於輅前奏稱侍中臣某請皇帝降輅步入廟門皇帝降輅導駕官前導皇帝步入廟門稍西侍中奏請皇帝升輿尙輦奉輿華蓋繖扇如常儀皇帝乘輿至大次侍中奏請皇帝降輿入就大次皇帝入就次簾降宿衛如式尙食進饌如儀禮儀使以祝版奏御署訖奉出太廟令受之各奠於坵置各室祝案上通事舍人承旨敕眾官各還齋次四曰省牲器祀前一日未後三刻廩犧令丞太官令丞太祝以牲就位禮直官引太常卿

光祿卿丞監祭禮等官就位禮直官請太常監祭監禮  
由東神門北偏門入升自東階每位視滌祭器司尊彝  
舉冪曰潔俱畢降自東階由東神門北偏門出復位立  
定禮直官稍前曰請省牲引太常卿視牲退復位次引  
廩犧令出班巡牲一匝西向折身曰充諸太祝巡牲一  
匝上一員出班西向折身曰賸畢俱復位蒙古巫祝致  
詞訖禮直官稍前曰請詣省饌位引太常卿光祿卿監  
祭監禮光祿丞太官令丞詣省饌位東西相向立定以  
北爲上禮直官引太常卿詣饌殿內省饌視饌訖禮直  
官引太常卿還齋所次引廩犧令丞詣太祝以次牽牲  
詣廚授太官令次引光祿卿丞監祭監禮詣廚省鼎鑊  
視滌漑訖各還齋所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  
各取毛血每位其實一豆以肝洗於鬱鬯及取胙膋每

位其實一豆置於各位饌室內庖人烹牲 五日晨祿  
祀日丑前五刻諸享祀陪位官各服其服光祿卿良醢  
令太官令人實籩豆簠簋尊罍各如常儀太樂令率工  
人二舞以次入奉禮郎贊者先入就位禮直官引御史  
博士及執事者以次各入就位竝如常儀禮直官引司  
徒以下官升殿分香設酒如常儀禮直官引太常官御  
史博士升殿視陳設就位復與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升  
殿太祝出帝主宮闈令出后主訖御史及以上升殿官  
於當陛近西北向立奉禮於殿上贊奉神主訖奉禮曰  
再拜贊者承傳諸官及執事者皆再拜各就位禮直官  
引亞終獻等官由南神門東偏門入就位立定禮直官  
贊有司謹具請行事協律郎俛伏興舉麾工鼓祝宮縣  
樂作奏思成之曲以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

鐘爲羽作文舞九成止樂奏將終通事舍人引侍中版  
奏請中嚴皇帝服袞冕坐少頃禮直官引博士博士引  
禮儀使對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奏外辦禮儀  
使跪奏請皇帝行禮俛伏興簾捲符寶郎奉寶陳於西  
陛之西黃羅案上皇帝出大次博士禮儀使前導華蓋  
繖扇如儀大禮使後從至西神門外殿中監跪進鎮圭  
皇帝執圭華蓋繖扇停於門外近侍從入門協律郎跪  
俛伏興舉麾工鼓祝宮縣順成之樂作至版位東向協  
律郎偃麾工戛鼓樂止引禮官分左右侍立禮儀使前  
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贊者承傳凡在  
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皇帝詣盥洗位宮縣樂作至  
洗位樂止內侍跪取匱興沃水又內侍跪取盤興承水  
禮儀使奏請摺鎮圭皇帝摺圭盥手訖內侍跪取巾於

籠興以進悅手訖皇帝詣爵洗位奉瓚官以瓚跪進皇  
帝受瓚內侍奉匱沃水又內侍跪奉盤承水洗瓚訖內  
侍奉巾以進皇帝拭瓚訖內侍奠盤匱又奠巾於籠奉  
瓚官跪受瓚禮儀使奏請執鎮圭前導皇帝升殿宮縣  
樂作至西階下樂止皇帝升自西階登歌樂作禮儀使  
前導皇帝詣太祖室尊彝所東向立樂止奉瓚官以瓚  
泣嚮司尊者舉冪侍中跪酌鬱鬯訖禮儀使前導入詣  
太祖神座前北向立禮儀使奏請摺鎮圭跪奉瓚官西  
向立以瓚跪進禮儀使奏請執瓚以鬯裸地皇帝執瓚  
以鬯裸地以瓚授奉瓚官禮儀使奏請執鎮圭俛伏興  
皇帝俛伏興禮儀使前導出戶外褥位禮儀使奏請再  
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詣第三室以下裸鬯並如  
上儀裸訖禮儀使奏請還版位登歌樂作皇帝降自西

階樂止宮縣樂作至版位東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還  
小次前導皇帝行宮縣樂作將至小次禮儀使奏請釋  
鎮圭殿中監跪受皇帝入小次簾降樂止 六曰進饌  
皇帝裸將畢光祿卿詣饌殿視饌復位太官令率齋郎  
詣饌幕以牲體設於盤各對舉以行自南神門入司徒  
出迎饌宮縣樂作奏無射宮嘉成之曲禮直官引司徒  
齋郎奉饌升自泰階由正門入諸太祝迎於階上各跪  
奠於神座前齋郎執笏俛伏興徧奠訖樂止禮直官引  
司徒太官令率齋郎降自東階各復位饌之升殿也太  
官丞率七祀齋郎奉饌以序跪奠于七祀神座前退從  
殿上齋郎以次復位諸太官令率割牲官詣各室進割  
牲體置俎上皆退 七曰酌獻禮直官於殿上贊太祝  
立茅苴禮儀使奏請盥洗位簾捲出次宮縣樂作殿

中監跪進鎮圭皇帝執鎮圭至盥洗位樂止北向立禮  
儀使奏請搢鎮圭執事者跪取匱興沃水又跪取盤承  
水禮儀使奏請皇帝盥手執事者跪取巾於匱興進悅  
手訖禮儀使奏請執鎮圭請詣爵洗位北向立禮儀使  
奏請搢鎮圭奉爵官以爵跪進皇帝受爵執事者奉匱  
沃水奉盤承水皇帝洗爵訖執事者奉巾跪進皇帝拭  
爵執事者奠盤匱又奠巾於匱奉爵官受爵禮儀使奏  
請執鎮圭升殿宮縣樂作至西階下樂止升自西階登  
歌樂作禮儀使前導詣太祖室尊彝所東向立樂止禮  
儀使奏請搢鎮圭執爵奉爵官以爵跪進皇帝受爵司  
尊者舉冪良醢合跪酌犧尊之泛齊以爵受執事者禮  
儀使奏請執鎮圭皇帝執圭入詣太祖神位前北向立  
宮縣樂作奏開成之曲禮儀使跪奏請搢鎮圭跪又奏

請三上香三上香訖奉爵官以爵授進酒官進酒官東  
向以爵跪進禮儀使奏請執爵三祭酒於茅苴以虛爵  
授進酒官進酒官以授奉爵官奉爵官退立尊彝所進  
酒官進取神案上所奠玉爵馬湏東向跪進禮儀使奏  
請執爵祭馬湏祭訖以虛爵授進酒官進酒官進奠神  
案上退禮儀使奏請執圭俛伏興司徒搢笏跪於俎前  
奉牲西向以進禮儀使奏請搢鎮圭皇帝搢圭俯受牲  
盤北向跪奠神案上蒙古祝史致辭訖禮儀使奏請執  
鎮圭興前導出戶外禱位北向立樂止舉祝官搢笏跪  
對舉祝版讀祝官北向跪讀祝文訖俛伏興舉祝官奠  
祝版訖先詣次室禮儀使奏請再拜訖禮儀使前導  
詣各室各奏本室之樂其酌獻進牲祭馬湏竝如第一  
室之儀既畢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西

向立樂止登歌釐成之樂作禮直官引司徒立於飲福  
位側太祝以爵酌上尊飲福酒合置一爵以奉侍中侍  
中受爵奉以立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訖奏請搢鎮  
圭跪侍中東向以爵跪進禮儀使奏請執爵三祭酒又  
奏請啐酒訖以爵授侍中禮儀使奏請受胙太祝以黍  
稷飯邊授司徒司徒東向跪進皇帝受以授左右太祝  
又以胙肉俎跪授司徒司徒跪進皇帝受以授左右禮  
直官引司徒退立侍中再以爵酒跪進禮儀使奏請皇  
帝受爵飲福飲福訖侍中受虛爵興以授太祝禮儀使  
奏請執鎮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前  
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自西階樂止宮縣樂作至位樂  
止禮儀使奏請還小次宮縣樂作將至小次禮儀使奏  
請釋鎮圭殿中監跪受入小次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



進先是皇帝酌獻訖將至小次禮直官引亞獻官詣盥洗位盥洗訖陞自阼階酌獻竝如常儀酌獻訖禮直官引亞獻官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各以壘酌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捧爵進亞獻之左北向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啐飲太祝進受爵退復于坵上亞獻興再拜禮直官引亞獻官降復位終獻如亞獻之儀初終獻既升禮直官引七祀獻官各詣盥洗位搯笏盥訖執笏詣神位搯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訖詣次位如上儀終獻畢贊者唱太祝徹邊豆諸太祝進徹邊豆登歌豐成之樂作卒徹樂止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詣版位簾捲出次殿中監跪進鎮圭皇帝執圭行宮縣樂作至位樂止送神保成之樂作一成止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贊者

承傳凡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前奏禮畢前導皇帝還大次宮縣昌甯之樂作出門樂止禮儀使奏請釋鎮圭殿中監跪受華蓋繖扇引導如常儀入大次簾降禮直官引太常卿御史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升殿納神主降就拜位奉禮贊升納神主訖再拜御史以下諸執事者皆再拜以次出禮直官各引享官以次出太樂令率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廟令闔戶以降乃退祝冊藏於匱八日車駕還宮皇帝既還大次侍中奏請解嚴皇帝釋袞冕停大次五刻頃尚食進饌所司備法駕鹵簿與侍祠官序立於太廟櫺星門外以北為上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少頃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升輿導駕官前導華蓋繖扇如儀至廟門外太僕卿率其屬進金輅如式侍中前奏請皇帝降輿升輅升

輅訖太僕卿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俛伏興退車駕  
動稱警蹕至櫺星門外門下侍郎奏請車駕權停敕眾  
官上馬侍中承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退傳制贊者  
承傳眾官上馬畢門下侍郎奏請敕車右升侍中承旨  
退稱制可千牛將軍升訖導駕官分左右前導門下侍  
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符寶郎奉八寶輿殿  
中監從教坊樂鼓吹振作駕至崇天門外垣櫺星門外  
門下侍郎奏請車駕權停敕眾官下馬贊者承傳眾官  
下馬車駕動眾官前引入內石橋與儀仗倒捲而北駐  
立駕入崇天門至大明門外降輅升輿以入駕既入通  
事舍人承旨敕眾官皆退宿衛官率衛士宿衛如式  
英宗本紀至治元年四月庚戌享太廟 十二月戊申  
躬謝太廟 二年正月丁丑親祀太廟 十月戊辰享

太廟

祭祀志至治二年正月丁丑始陳鹵簿親享太廟三月  
二十三日以新作太廟正殿夏秋二祭權止秋八月丙  
辰太皇太后崩太常院官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  
外乃舉祀事有司以十月戊辰有事於太廟取聖裁制  
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又言太廟興工未畢  
有妨陳宮縣樂請止用登歌從之  
英宗本紀至治三年正月乙未享太廟壬寅命太僕寺  
增給牝馬百匹供世祖仁宗御容殿祭祀馬潼  
泰定帝本紀至治三年十二月太常院臣言世祖以來  
太廟歲惟一享先帝始復古制一歲四祭請裁擇之帝  
曰祭祀大事也朕何敢簡其禮命仍四祭  
泰定二年十月丁亥享太廟

祭祀志祖宗御容至治三年遷置普慶寺祀禮廢泰定二年八月中書省臣言當祭如故乃命承旨幹赤齋香酒至大都同省臣祭於寺

泰定帝本紀三年二月甲申祭太祖太宗睿宗御容於翰林國史院 十月庚辰享太廟 四年二月甲戌祭太祖太宗睿宗御容於大承華普慶寺以翰林院官執事七月丙午享太廟

致和元年正月甲戌享太廟乙亥御史鄒惟亨言時享太廟三獻官舊皆勳戚大臣而近以戶部尙書爲亞獻人既疏遠禮難嚴肅請仍舊制以省臺樞密宿衛重臣爲之六月丙午遣使祀世祖神御殿

明宗本紀帝卽位遣中書平章政事哈八兒禿同翰林國史院官致祭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

文宗本紀天歷元年禮官言時享之禮請改用仲月從

之十一月癸亥帝宿齋宮甲子服袞冕享於太廟丁丑

以躬祀太廟禮成御大明殿受諸王文武百官朝賀十

二月丙申幸大崇恩福元寺謁武宗神御殿

二年正月甲子時享於太廟 二月丙申命中書省翰

林國史院官祀太祖太宗睿宗御容於普慶寺四月己

丑時享於太廟五月乙亥幸大聖壽萬安寺作佛事於

世祖神御殿又於玉德殿及大天源延聖寺作佛事十

月甲申朔帝服袞冕享太廟十一月后八不沙請爲明

宗資冥福命帝師率羣僧作佛事七日於大天源延聖

寺道士建醮於玉虛天寶太乙萬壽四宮及武當龍虎

二山十二月甲辰以明年正月武宗忌辰命高麗漢僧

三百四十人預誦佛經二藏於大崇恩福元寺

至順元年正月辛酉時享太廟二月戊申命中書省及翰林國史院官祭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四月甲申時享太廟十月己未遣亞獻官中書右丞相燕鐵木兒終獻官帖木爾補花率諸執事告廟請以太祖皇帝配享南郊 二年正月乙酉時享太廟二月祀太祖太宗睿宗御容四月乙卯時享太廟五月甲辰宣政院臣言舊制列聖神御殿及諸寺所作佛事每歲計二百十六今汰其十六為定式制可十月己酉時享於太廟至順三年正月己卯時享太廟八月丁未有事於太廟禮樂志武宗至大以後親祀攝事樂章太常集禮云孔皇帝入門奏順成之曲 別本親祀時給樂章詞律同皇帝盥洗奏順成之曲至元四年名肅衛之曲詞律同皇帝升殿登歌樂奏順成之曲別本親祀樂章詞律同

皇帝出入小次奏昌甯之曲太常集禮云此金曲思遠取之詳見制樂始末無射宮

於皇神宮象天清明肅肅來止相惟公卿威儀孔

彰君子攸甯神之休之綏我思成

迎神奏思成之曲至元四年名來成之曲詞律同黃鐘宮三成 齋明盛

服翼翼靈眷禮備多儀樂成九變烝烝孝心若聞且

見胙蠶端臨來甯來燕

大呂角二成 太簇徵二成 應鐘羽二成詞並同上

初獻盥洗奏肅成之曲別本親祀樂章名順成之曲詞律同

初獻升殿降同登歌樂奏肅甯之曲至元四年名肅成之曲詞律同

司徒捧俎奏嘉成之曲至元四年名詞律同

太祖第一室奏開成之曲至元四年名武成之曲詞律同

睿宗第二室奏武成之曲至元四年名明成之曲詞律同

世祖第三室奏混成之曲無射宮 於昭皇祖體健

乘乾隆飛應運盛德光前神功者定澤被垓埏詒厥  
孫謀何千萬年

裕宗第四室奏昭成之曲無射宮 天啟深仁須世  
而昌追惟顯考敢後光揚徽儀肇舉禮備音鏘皇靈

監止降釐無疆

順宗第六室奏慶成之曲無射宮 龍潛於淵德昭  
於天承休基命光被紘埏洋洋如臨邊豆牲牷惟明

惟馨皇祚綿延

成宗第七室奏守成之曲無射宮 天開神聖繼世  
清甯澤深仁溥樂協韶英宗枝嘉會氣和惟馨繁禧

來格永被皇靈

武宗第八室奏威成之曲無射宮 紹天鴻業繼世  
隆平惠孚中國威靖邊庭厥功維茂清廟妥靈歆茲

明祀福祿來成

仁宗第九室奏歆成之曲無射宮 紹隆前緒運啟  
文明深仁及物至孝躬行惟皇建極盛德難名居歆

萬祀福祿崇成

英宗第十室奏獻成之曲無射宮 神聖繼作式是  
憲章誕興禮樂躬事烝嘗翼翼清廟煜有耿光於千

萬年世仰明良

皇帝飲福登歌樂奏釐成之曲夾鐘宮 穆穆天子  
禮祀太宮禮成樂備敬徹誠通神胥樂止錫之醇醲

天子萬世福祿無窮

文舞退武舞進奏肅成孔本作肅甯之曲至元四年名順成之曲詞律同

亞終獻行禮宮縣奏肅成之曲至元四年名順成之曲詞律同

徹遵豆登歌樂奏豐甯之曲至元四年名豐成之曲詞律同

送神奏保成之曲

至元四年名來成之曲詞律同

皇帝出廟廷奏昌甯之曲無射宮

緝熙惟清吉蠲

致誠上儀具舉明德薦馨已事而竣歡通三靈先祖

是皇來燕來甯

文宗天歷三年明宗耐廟酌獻奏永成之曲無射宮

猗那皇明世纘神武敬天弗違時潛時旅龍旂在

塗言受率土不遐有臨永錫多嘏

順帝本紀元統二年罷夏季時享七月辛卯祭太祖太

宗睿宗三朝御容罷秋季時享十月戊午享於太廟

至元元年七月丁亥享於太廟 二年十月己卯享於

太廟 三年十二月己巳享於太廟 四年十月辛卯

享於太廟

至元六年四月己丑享於太廟五月丙子車駕時巡上

都置月祭各影堂香于大明殿遇行禮時令省臣就殿

迎香祭之七月戊午享於太廟

祭祀志至元六年六月監察御史呈嘗聞五行傳曰簡

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近年雨澤愆期四方多旱而

歲減祀事變更成憲原其所致恐有感召古者宗廟四

時之祭皆天子親享莫敢使有司攝也蓋天子之職莫

大於禮禮莫大於孝孝莫大於祭世祖皇帝自新都城

首建太廟可謂知所本矣春秋之法國君即位逾年改

元必行告廟之禮伏自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七年未嘗

躬詣太廟似為闕典方今政化更新竝遵舊制告廟之

典禮宜親享時帝在上都臺臣以聞奉旨若曰俟到大

都親自祭也九月二十七日中書省奏以十月初四日

皇帝親祀太廟制曰可前期告示以太師右丞相馬扎

兒台爲亞獻官樞密知院阿魯禿爲終獻官知院潑皮翰林承旨老章爲助奠官大司農愛牙赤爲七祀獻官侍中二人門下侍郎二人大禮使一人執劈正斧一人禮儀使四人餘各如故事有司具儀注云享前一日質明所司備法駕於崇天門外侍儀官引擎執同導駕官具公服于致齋殿前左右分班侍立承奉舍人引門下侍郎侍中入殿門下侍郎相向立侍中跪奏臣某等官請皇帝中嚴就拜興退出少頃引侍中版奏外辦就拜興退皇帝出齋室侍中跪奏請皇帝升輿巡輦路由正門至大明殿西陛下侍中跪奏請皇帝降輿升殿就拜興引皇帝即御座執事官于午陛下起居訖舍人引侍中門下侍郎入殿至御榻前門下侍郎相向立侍中跪奏請皇帝降殿升輿就拜興導至大明殿外侍中跪奏

請皇帝升輿就拜興至大明門外太僕卿進御馬侍中跪奏請皇帝降輿乘馬訖門下侍郎跪奏請車駕進發就拜興進發時稱警蹕至崇天門外門下侍郎跪奏請車駕少駐敕眾官上馬就拜興侍中承旨退稱曰制可贊者承傳敕眾官上馬少頃門下侍郎跪奏請車駕進發就拜興進發時稱警蹕導至太廟外紅門內門下侍郎跪奏請車駕權停敕眾官下馬就拜興贊者承傳敕眾官下馬門下侍郎跪奏請車駕進發至石橋南侍中跪奏請皇帝下馬步入神門就拜興皇帝下馬侍儀官同導駕官前導皇帝步入神門稍西侍中跪奏請皇帝升輿就拜興至大次殿門前侍中跪奏請皇帝降輿入就大次就拜興簾降宿衛如式侍中入跪奏敕眾官各還齋次承旨贊者承傳敕眾官各還齋次俟行禮時至

丑時二刻頃侍儀官備擎執同導駕官于大次殿門前舍人引侍中門下侍郎入大次座前侍中跪奏請皇帝中嚴服袞冕就拜興退少頃再引侍中跪奏外辦就拜興退禮儀使跪奏請皇帝行禮侍儀官同導駕官導引皇帝至西神門擎執侍儀官同導駕官止行禮畢皇帝由西神門出侍儀官備擎執同導駕官引導皇帝還至大次舍人引侍中入跪奏請皇帝解嚴釋袞冕尚食進饌如式畢侍中跪版奏外辦就拜興退導皇帝出大次侍中跪奏請皇帝升輿就拜興侍儀官同導駕官前導至神門外太僕卿進御馬侍中跪奏請皇帝降輿乘馬就拜興乘馬訖門下侍郎跪奏請車駕進發就拜興退進發時稱警蹕至櫺星門外門下侍郎跪奏請車駕少駐敕眾官上馬就拜興侍中承旨退稱曰制可贊者承

傳敕眾官上馬少頃門下侍郎跪奏請車駕進發就拜興進發時稱警蹕教坊樂振作至麗正門裏石橋北引門下侍郎跪奏請車駕權停敕眾官下馬就拜興贊者承傳敕眾官下馬門下侍郎跪奏請車駕進發侍儀官引擎執同導駕官前導執事官後從皇帝由紅門裏輦路至大明門外侍中跪奏請皇帝降馬乘輿就拜興侍儀官擎執同導駕官導至大明殿諸執事殿下相向立俟皇帝入殿升座侍中跪奏敕眾官皆退贊者承傳敕眾官皆退

順帝本紀至正元年正月丁巳享於太廟四月甲申享於太廟七月己卯享於太廟十月丁未享於太廟二年正月丁丑享於太廟四月乙巳享於太廟七月辛未享於太廟十月丁未享於太廟三年正月丁丑享於



太廟四月乙巳享於太廟七月丁卯享於太廟十一月辛未享於太廟四年正月辛未享於太廟七月己丑享於太廟

李黼傳黼遷禮部主事拜監察御史首言禴祀烝嘗古今大祭今太廟惟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據經行之

王圻續通考時方永貞請真定玉華宮罷遣太常禮樂議曰原廟之制隆古未聞漢孝惠從叔孫通之請始詔有司立原廟遂有衣冠月出遊之名其後郡國所在因各立廟至元帝永平四年貢禹奏郡國祖宗廟不應古禮天子是其議罷之謹案尙書黷于祭祀時謂弗欽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君不祭於臣僕之家伏覩聖朝建立七廟崇奉孝享可謂至矣而睿

宗皇帝神御別在真定路玉華宮竊惟有功德于天下者莫如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太祖皇帝不聞有原廟世祖皇帝神御奉安大聖壽萬安寺歲時差官以家人禮祭供不用太常禮樂今玉華宮原廟列在郡國又非龍興降誕之地主者以臣僕之賤供奉御容非禮之甚伏望朝廷稽前漢故事致隆太廟玉華宮照依京師諸寺影堂例止命有司以時祭供罷遣太常禮樂非獨聖朝得典禮之正而在天之靈無褻瀆之煩禮官免失禮之責矣

至正六年四月乙卯享於太廟七月己卯享於太廟七年正月己酉享於太廟十月辛未享於太廟八年正月丁未享於太廟九年正月丁酉享於太廟四月丁卯享於太廟十月辛卯享於太廟十一年正月乙

卯享於太廟四月乙酉享於太廟十月己卯享於太廟  
十二年四月己酉時享太廟七月丁丑時享太廟十  
月丁未時享太廟十三年正月癸酉享於太廟四月  
乙巳時享太廟七月丁卯時享太廟十月丁酉享於太  
廟十四年正月辛未享於太廟十月甲午享於太廟  
十五年正月癸亥享於太廟三月甲午命汪家奴攝太  
尉持節授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玉冊錫以冕服九旒  
祇謁太廟七月辛卯享於太廟九月辛卯命祕書卿荅  
蘭提調別古太后影堂祭祀知樞密院事野仙帖木兒  
提調世祖影堂祭祀宣政院使蠻子提調裕宗英宗影  
堂祭祀十月丙子以郊祀命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祭  
告太廟  
十六年正月戊子親享太廟

元史紀事本末張氏溥曰作史者曰元之五禮唯祭  
祀稍近古而郊廟親享文嘗不備至大德九年乃定  
親享太廟則自至大二年始改號幾十年而典祀方  
舉則其荒于禮也久矣

蕙田案元祀禮煩瀆大率沿宋之弊然未造  
時享較宋加勤矣

右元廟享

五禮通考卷第九十五

五禮通考卷第九十六

內廷儀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冕會

李太僕總督蘇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崇元 參校

吉禮九十六

宗廟時享

明史太祖本紀洪武元年二月壬寅定宗廟禮歲必親祀以為常

禮志洪武元年定宗廟之祭每歲四孟及歲除凡五享學士陶安等言古者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廟惟春祭于各廟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四時皆合祭今宜倣近制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太祖命孟春特祭于各廟三時及歲除則祫祭于德祖廟太祖本紀洪武元年夏四月丁未祫享太廟

蕙田案此時享祫也

洪武二年春正月丁未享太廟

明會典洪武二年定時享之制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歲除如舊

明史禮志二年詔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皇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後稱孝元孫皇帝又改稱孝曾孫嗣皇帝初太廟每室用幣一二年從禮部議用二白縉又從尚書崔亮奏作圭瓚

三年禮部尚書崔亮言孟月者四時之首因時變致孝思故備三牲黍稷品物以祭至仲季之月不過薦新而已既行郊祀則廟享難舉宜改從舊制其清明等節各備時物以薦從之

春明夢餘錄洪武二年禮臣崔亮奏周禮六宗伯以吉

禮事邦國之神鬼以肆獻裸享先王灌以鬱鬯謂始迎尸求神時也禮記郊特牲曰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地故祭有求諸陰陽之義殷人先求諸陰聲是也祭統云祭之屬莫重於灌凡大祭有三始宗廟以樂為致神始以裸為歆神始以腥為陳饌始案說文裸祭也從示果聲酌鬯以灌地夏氏曰灌者謂以圭瓚酌爵以獻尸尸受酒而不飲因灌於地故謂之灌也鬯說文曰鬯以秬釀鬱金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徐氏曰秬黑黍也服服事也周人尚臭裸用鬱鬯以秬黍搗鬱金草取汁而用之和釀其氣芬香調鬯故謂之秬鬯陸佃云秬者白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故先王煮以合鬯圭瓚禮書云圭柄也瓚杓也徐氏曰瓚亦圭也圭狀刻上邪銳之於其首為杓形謂之瓚於其柄為注水道所以灌瓚之言進

也以進於神今定擬宗廟之祭奠帛之前宜舉用裸禮所用圭瓚宜依周禮以玉為之瓚口徑四寸深至二寸圭通長一尺二寸博二寸五分厚五分鼻一寸作龍形流空五分瓚盤用金為之口徑九寸深五分足徑七寸高九分其鬱鬯用糯米代黑黍為酒以鬱金汁和之是年之冬享廟行人禮次年始行灌禮

明會典洪武四年罷廟庭幃設之次改設黃布幃殿於廟內併具兩廡中居祖考神位廡列親王及功臣每奠獻祖考則遣大臣各分獻不讀祝

明史禮志九年新建太廟凡時享正殿中設德祖帝后神座南向左懿祖右熙祖東西向仁祖次懿祖凡神座俱不奉神主止設衣冠禮畢藏之孟春擇上旬日三孟用朔日及歲除皆合享自是五享皆罷特祭而行合配

之禮

二十一年定時享儀更前制迎神四拜飲福四拜禮畢四拜

二十五年定時享若國有喪事樂備而不作

明會典時享洪武二十六年初定儀一齋戒前一日太常司官宿於本司次日具本奏致齋三日次日進銅人一省牲牛九羊八山羊十豕十九鹿一兔四正祭前二日太常司官奏明日與光祿司官省牲至次日省牲畢同復命一陳設皇高祖前犢一羊一豕一登二鉶二邊豆各十二簋簋各二帛二白色奉先制帛皇曾祖陳設同皇祖陳設同皇考陳設同共設酒尊三金爵八瓷爵十六篚四於殿東祝文案一於殿西親王配享四壇共二十一位第一壇壽香王妃劉氏犢一羊一豕一登二

三  
五禮通考卷之六  
三  
釧二邊豆各十簋簋各二爵六帛二展親制帛第二壇  
霍丘王妃翟氏下蔡王安豐王妃趙氏南昌王嬪一羊  
一豕一登六釧六邊豆各十簋簋各二爵十八帛六展  
親制帛第三壇蒙城王妃田氏盱眙王妃唐氏臨淮王  
妃劉氏陳設與二壇同第四壇寶應王六安王來安王  
都梁王英山王山陽王招信王嬪一羊一豕一登七釧  
七邊豆各十簋簋各二爵二十一帛七展親制帛共設  
酒尊三篚四於殿東南北向功臣配享十壇中山武甯  
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甯河  
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甯昭靖王沐英虢國  
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  
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永義侯桑  
世傑河間忠武王張玉一正祭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  
事官各司其事導引官導引皇帝至御拜位內贊奏就  
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內贊奏四拜百官同典儀唱  
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各捧帛金爵受酒獻於神  
御前讀祝官取祝跪於神御右內贊奏跪典儀唱讀祝  
讀訖奉安於神御前內贊奏俛伏興平身百官同樂止  
典儀唱行亞獻禮執事官各以資爵受酒獻於神御前  
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儀同亞獻樂止太常司卿進立  
殿東西向唱賜福胙光祿司官捧福酒胙自神御前中  
門左出至皇帝前內贊奏跪摺圭光祿司官以福酒跪  
進內贊奏飲福酒光祿司官以胙跪進內贊奏受胙出  
圭俛伏興平身內贊奏四拜百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  
執事官徹饌樂止太常卿詣神御前跪奏禮畢請還宮  
奏樂內贊奏四拜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奉祝進

帛官捧帛各詣燎位奏樂內贊奏禮畢

明史恭閱帝本紀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詔行三年喪

郊社宗廟如常儀

樂志洪武元年宗廟樂章

迎神太和之曲 慶源發祥世德惟崇致我眇躬開

基建功京都之中親廟在東惟我子孫永懷祖風氣

體則同呼吸相通來格來崇皇靈顯融

奉冊寶時享不用維水有源維木有根先世積善福垂後

昆冊寶鏤玉德顯名尊祇奉禮文仰答洪恩

進俎時享不用明明祖考安神清廟薦以牲牲匪云盡孝

願通神明願成治效此帝王之道亦祖考之教

初獻壽和之曲 德祖廟初獻云思皇高祖穆然深

元其遠歷年其神在天尊臨太室餘慶絲絲歆于几

筵有永其傳 懿祖廟初獻云思皇曾祖清勤純古

田里韜光天篤其祐佑我曾孫弘開土宇追遠竭虔

勉遵前矩 熙祖廟初獻云維我皇祖淑後貽謀盛

德靈長與泗同流發于孫枝明禋載修嘉澗如海恩

何以酬 仁宗廟初獻云惟我皇考既清且仁弗耀

其身克開嗣人子有天下尊歸于親景運維新則有

其因

亞獻豫和之曲 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

格在庭如見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發乎中情

終獻熙和之曲 承先人之德化家為國母曰子小

子基命成績欲報其德昊天罔極慇懃三獻我心悅

懌

徹豆雍和之曲 樂奏具肅神其燕嬉告成于祖亦

右皇妣敬徹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以嘉祉  
送神安和之曲 顯兮幽兮神運無迹鸞馭逍遙安  
其所適其靈在天其主在室子子孫孫孝思無斁

二十一年更定其初獻合奏餘竝同  
思皇先祖耀靈于天源衍慶流由高逮元元孫受命  
追遠其先明禋世崇億萬斯年

永樂以後改迎神章致我眇躬句為助我祖宗又改終  
獻章首四句為惟前人之功肇膺天歷延及于小子  
爰受方國餘竝同

成祖本紀永樂元年春正月乙酉享太廟  
七年夏四月癸酉朔皇太子攝享太廟

仁宗本紀洪熙元年春正月己卯享太廟  
英宗前紀正統元年夏四月丁酉朔享太廟

禮志正統三年正月享太廟禮部言故事先三日太常  
寺奏祭祀御正殿受奏是日宣宗皇帝忌辰例不鳴鐘  
鼓第視事西角門帝以祭祀重事仍宜升殿餘悉遵永  
樂間例行之

英宗後紀天順二年正月乙丑享太廟  
禮志六年閣臣以皇太后喪請改孟冬時享于除服後  
從之

憲宗本紀成化元年春正月乙卯享太廟  
禮志成化四年禮部以慈懿太后喪請改孟秋享廟于  
初七日不從

孝宗本紀弘治元年春正月己亥享太廟  
十六年春正月癸酉遣官代享太廟  
武宗本紀正德元年春正月乙酉享太廟



世宗本紀嘉靖元年春正月癸丑享太廟

明會典凡太廟和羹嘉靖三年奏準依福胙脯醢豚胎例另用一牛不許牲上取辦其牲體分爲六塊一首一背四肢不許零碎

明史禮志嘉靖九年春世宗行特享禮令于殿內設幃幄如九廟列聖皆南向各奠獻讀祝三餘如舊十年正月帝詣太廟行特享禮

明史紀事本末十年春正月乙未特享太廟正太祖南向位初太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于羣廟三時合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俱各祭于中室

仍序昭穆如初罷特享禮至英宗升祔九室悉備憲宗將祔用禮官議祧懿祖孝宗祔祧熙祖武宗祔祧仁祖

獨德祖不祧時享則太祖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帝諭張孚敬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羣廟于太祖之室昭穆相

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竝享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于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祭于崇先殿庶祭義明而萬世可行也

邪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咨夏言以助之孚敬唯唯如諭議聞帝從之乃命祠官于廟中設帟如九廟狀奉太祖南向羣宗遞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始退德祖于祧殿不復預時享矣

明史禮志嘉靖十一年大學士張孚敬等言太廟祭祀但設衣冠皇上改行出主誠合古禮但徧詣羣廟躬自啟納不免過勞今請太祖神主躬自安設羣廟帝后神

主則以命內外捧主諸臣帝從其請

明會典特饗儀一前期二日太常寺卿同光祿寺卿面  
奏省牲如常儀次日復命太常寺陳設如圖儀一正祭  
日上乘輿到廟街門入至靈星門西降輿導引官導上  
由靈星左門入上至戟門東帷幕具祭服出導引官導  
上由戟門左門入至寢殿同捧主官帝主以大臣恭捧  
后主以內臣恭捧出主陞太廟至太祖室安主次至太  
宗以下昭廟安主次仁宗以下穆廟安主訖典儀唱樂  
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職引官導上至御拜位內  
贊奏就位典儀唱迎神樂作樂止內贊奏四拜平身傳  
贊百官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樂作內贊導上至太  
祖前奏跪奏捧主奏上香司香官捧香跪於上左上三  
上香訖執事官捧帛跪於上右奏獻帛上獻帛執事者

捧爵跪於上右奏獻爵上獻太祖前爵奏出圭上出圭  
致恭訖奏捧圭捧爵者跪於上左奏獻爵上獻高后前  
爵奏出圭奏詣讀祝位上至中室讀祝位樂暫止奏跪  
傳贊眾官皆跪內贊贊讀祝讀祝官跪讀訖樂復作奏  
俛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內贊導上至太宗以下昭廟  
前奏跪奏捧圭奏上香奏獻帛獻爵奏出圭內贊導上  
至仁宗以下穆廟前奏跪奏捧圭奏上香獻帛獻爵奏  
出圭奏詣讀祝位內贊導上至太宗前讀祝位奏跪傳  
贊眾官皆跪樂暫止內贊贊讀祝七廟讀祝官跪齊讀  
訖樂復作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奏復位內贊導上  
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樂作內贊導上至太祖前  
奏捧圭奏獻爵上獻太祖高后前爵訖奏出圭奏復位  
太宗仁宗以下捧圭官獻爵訖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

樂作儀同亞獻樂止太常卿於殿左西向立唱賜福胙  
內贊奏跪奏搢圭光祿卿捧酒跪於上右奏飲福酒上  
飲訖光祿官捧胙跪於上右奏受胙上受訖奏出圭俯  
伏興平身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徹饌樂作樂止  
太常卿至中室向上跪奏禮畢請還宮樂作內贊奏四  
拜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上  
轉立拜位之東樂作捧祝帛官出殿門內贊奏禮畢上  
納穆廟主次納昭廟主至太祖高后前納主訖率捧主  
官各捧至寢殿安訖易服還宮 時祫儀一前一日太  
常寺陳設如圖儀一正祭日儀同前惟祝文總一讀各  
廟以下上香獻帛獻爵俱捧主官代行

明史樂志嘉靖十五年孟春九廟特享樂章

太祖廟迎神太和之曲 於皇於皇兮仰我聖祖乃

武乃文攘夷正華爲天下大君比隆于古越彼放勳  
肇造王業佑啟子子孫功德超邁大室攸尊首稱春  
祀誠敬用申維神格思萬世如存

初獻壽和之曲 薦帛于篚潔牲于俎嘉我黍稷酌  
我清醑愚孫忒祀奠獻初舉翼翼精誠對越我皇祖  
居然顧歆永錫純祐

亞獻豫和之曲 籥舞既薦八音洋洋工歌嘒嘒醇  
醴載羞齋明其將之永佑于子孫歲事其承之俾嗣  
續克承百世其保之

終獻甯和之曲 三爵既崇禮秩有終盈溢孚顯顯  
相肅雍惟皇祖格哉以繹以融申錫無窮暨于臣民  
萬福攸同

徹饌豫和之曲 禮畢樂成神悅人宜籩豆靜嘉敬

五禮通考卷之六  
九  
徹不遲穆穆有容秩秩其儀益祇以嚴矧敢教于斯  
還宮安和之曲 於皇我祖陟降在天清廟翼翼禮  
祀首虔明神既留寢祐靜淵介福綏祿錫蔭綿綿以  
惠我家邦於萬斯年

成祖廟迎神太和之曲 於惟文皇重光是宣克戡  
內難轉坤旋乾外讐百蠻威行八埏貽典則于子孫  
不忘不愆聖德神功格于皇天作廟奕奕百世不遷  
祀神孔明億萬斯年

初獻亞獻終獻徹饌還宮俱與太祖廟同

仁宗廟迎神太和之曲 明明我祖盛德天成至治  
訐謨適駿有聲專奠致享惟古經是程春祀有嚴以  
迓聖靈惟陟降在庭以資我思成

初獻壽和之曲 幣牲在陳金石在縣清酒方獻百

執事有虔明神洋洋降歆自天俾我孝孫德音孔宣  
亞獻豫和之曲 中誠方殷明神如存醴齊孔醇再  
舉壘尊福祿穰穰攸介攸臻追遠報酬罔極之恩  
終獻甯和之曲 樂比聲歌佾舞婆娑稱彼玉爵酒  
旨且多獻享惟終神聽以和孝孫在位受福不那  
徹饌雍和之曲 牲牲在俎稷黍在簋孝享多儀格  
我皇祖稱歌進徹髦士膺膺孝孫受福以敷錫于下  
土

還宮安和之曲 植享孔明物備禮成於昭在天以  
莫不聽神明即安維華寢是憑肇祀迄今百世祇承  
宣廟英廟憲廟俱與仁廟同  
孝廟迎神太和之曲 列祖垂統景運重熙於惟孝  
皇敬德允持用光于大烈化彼烝黎專廟以享經禮

攸宜俎豆式陳庶幾來思

初獻壽和之曲 柔盛孔蠲膺肥牲牲考鼓齎齎萬

舞蹀躞清醑初酌對越在天明神居歆式昭厥虔

亞獻豫和之曲 祀事孔勤精意未分樂感鳳儀禮

虔駿奔醢齊挹清載奠瑤尊神其格思福祿來臻

終獻甯和之曲 樂舞既成獻享維終明明對越彌

篤其恭篤恭維何明德是崇神之聽之萬福來同

徹饌雍和之曲 牲牢醴陳我享我將黍稷蘋藻潔

白馨香徹以告成降禧穰穰神錫無疆祐我萬方

還宮安和之曲 禮享既洽神御聿興廟寢煌煌以

憑以甯維神匪遐上下在庭於寢孔安永底我烝民

之生

武廟迎神 列祖垂統景運重熙於惟武皇昭德敷

威用剪除奸究大業弗隳專廟以享經禮攸宜俎豆

式陳庶幾來思

初獻亞獻終獻及徹饌還宮俱與孝廟同

睿廟迎神太和之曲 於穆神皇秉德凝道仁厚積

累配于穹昊流慶顯休萃于眇躬施于無窮以似以

續以光紹我皇宗惟茲氣始俎豆是供循厥典禮式

敬式崇神其至止以鑒愚衷

初獻壽和之曲 制帛牲牢庶羞芬膋玉戚朱干協

于韶簫清醑在筵中情纏綿神之格思儀形儼然

亞獻豫和之曲 瑤爵再陳侑以工歌籥舞踴蹌八

音諧和孝思肫肫感格聖靈致愨則存如聞其聲

終獻甯和之曲 儀式弗踰奠爵維三樂舞雍容以

雅以南仰仁源德澤嶽崇海淵願啟我子孫緝熙光

明維兩儀是參

徹饌雍和之曲 嘉饌甘只亦既歆只登歌迅徹敬

終惟始維神孔昭賚永成于孝矣

還宮安和之曲 幽顯莫測神之無方祀事既成神

返諸帝鄉申發休祥蔭嗣蕃昌宜君兮宜王歷世無疆

嘉靖十五年秋罷中元節內殿之祭著爲令先是上諭禮部尙書夏言曰春清明秋霜降二節于陵前祭甚合禮今中元亦有陵祭內殿其勿瀆可也言對曰中元係是俗節事本不經陵祀既有遣官而內殿又有祭祀事涉煩數上從之

明史禮志嘉靖十七年定享祫禮凡立春特享親祭太祖遣大臣八人分獻諸帝內臣八人分獻諸后立夏時

祫各出主于太廟太祖南向成祖西向序七宗之上仁宣英憲孝睿武宗東西相向秋冬時祫如夏禮

春明夢餘錄十七年九月上尊皇考廟號睿宗祫饗太

廟睿宗于孝宗弟也躋武宗上遂稱太宗爲成祖于時

定饗祫禮及其樂章凡立春特饗上親獻太廟遣大臣

獻列聖各出主成廟迎神樂別歌三獻徹饌還宮樂如

太廟仁宣英憲四廟樂歌同孝武二廟迎神樂別歌三

獻徹饌還宮歌同睿廟樂異于諸廟立夏時祫各出主

于太廟大殿行禮立秋時祫如夏禮樂歌異于夏立冬

時祫如秋禮迎神徹饌還宮樂歌異于秋季冬中旬大

祫出四祖太祖成祖七宗主于太廟歌大祫樂歌祭畢

各歸主于其寢是年皇后助獻罷脫舄禮

明史樂志九廟時祫樂章

孟夏迎神太和之曲 序屆夏首兮風氣薰禮嚴時  
祿兮戛擊鐘鼗迎羣主來合享交欣於皇列聖正南  
面以申崇報皇勲

初獻壽和之曲 瞻曙色方昕仰列聖在上奠金觥  
而捧幣紋小孫執盈兮敢不懼慙

亞獻豫和之曲 思皇祖仰聖神來列主會太宸時  
祿修循古倫惟聖鑒歆愚孫忱恂

終獻甯和之曲 齊醴清兮麥熟新籩豆潔兮孝念  
申仰祖功兮宗德願降祐兮後人

徹饌雍和之曲 樂終兮禮成告玉振兮訖金聲徹  
之弗遲以肅精誠

還宮安和之曲 三獻就兮祖宗鑒享一誠露兮念  
維長思弗盡兮思弗忘深荷德澤之啟佑小孫惟賴

以餘光神返宮永安保家國益昌

孟秋迎神 時兮孟秋火西流感時茲祀兮爽氣回  
喜金風兮飄來仰祖宗兮永慕哉秋祿是舉兮希鑒

歆小孫恭迓兮捧素裁  
初獻 皇祖降筵列聖靈聯執事恐躋樂舞踟躕小

孫捧盈兮敢弗虔  
亞獻 再酌兮玉漿潔淨兮馨香祖宗垂享兮錫允

昌萬歲兮此禮行  
終獻 進酒三觥歌舞雍誦鐘鼓轟錚皇祖列聖永

享愚誠  
徹饌 秋嘗是舉稌黍豐農三獻既周聖靈顯容小

孫時思恩德兮惟懋  
還宮 仰皇祖兮聖神功祀典陳兮報莫窮嘗祿告

竣鸞馭旋宮皇靈在天主在室萬禩陟降何有終

孟冬迎神 時兮孟冬凜以淒感時茲祀兮氣潛回

遡朔風兮北來仰祖宗兮永慕哉冬禘是舉兮希鑒

歆小孫恭迓兮捧素裁

初亞終獻俱同孟秋 徹饌 冬烝是舉俎豆維豐三獻既周聖靈顯容小

孫時思恩德兮惟愷

還宮 同孟秋惟改 嘗裕為烝裕

王圻續通考上以乾明門鷹隼田犬既經放縱其奉先

奉慈崇先祭品止依會典所載鹿兔雉雁其鷓鴣等物

不必復用 春明夢餘錄新太廟成睿宗帝后遂耐饗然舊廟猶藏

主凡四孟歲除五饗饗太廟日仍設祭于睿宗廟

明會典嘉靖二十四年重建太廟成奉睿宗升耐而罷

睿宗廟祭時饗于正殿則太祖仍居中南向成祖而下

以序東西相向孟春仍于上旬擇日孟夏孟秋孟冬仍

用朔日俱合饗裕祭仍以歲除日凡儀節俱如舊

明史禮志二十四年新廟成復定享裕止設衣冠不出

主 隆慶元年孟夏時享以世宗几筵未撤遵正德元年例

先一日帝常服祭告几筵祇請諸廟享祀其後時享裕

祭在大祥內者皆如之 穆宗本紀隆慶元年夏四月丙戌朔享太廟

王圻續通考隆慶元年左給事中王治請正獻皇廟

位不報夏四月朔舉時饗太廟禮是日陪祭官大學

士李春芳安鄉伯張鉉吏部尚書楊博等不至詔免

王圻續通考卷之六 宗廟時享



問時久廢親祀人多懈怠至是上新即位行之陪祀諸臣唯英國公張溶等二十七人先至其餘有陸續陪拜者有趨門外不及入班者有全未到者爲糾儀御史蔡應揚劾奏有旨姑從寬遂一無所問

神宗本紀萬曆三年春正月丁未享太廟

明會典嘉靖間稱六廟皇祖考妣太皇帝后皇伯考孝宗敬皇帝皇伯妣孝康敬皇后皇考睿宗獻皇帝皇妣慈孝獻皇后皇兄武宗毅皇帝孝靜毅皇后萬曆七年以概稱幾廟祖妣未明更定祝文通列九廟帝后聖號續文獻通考太常寺卿溫純等請更定時饗疏稱太廟時饗原設九帝后冠服今祝文內稱五廟皇祖考妣太皇帝后照得憲廟而下既備列六帝后乃又加以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五廟內實止太祖成祖英宗三廟

設祭而祝文則多稱二廟于座位未合似應改正其歲暮大禘東壁下配饗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案帝系圖壽春王于太祖爲伯霍丘以下七王爲兄寶應以下七王爲姪自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丘以下七王俱爲皇高伯祖寶應以下七王爲皇曾伯祖倫序既紊且世次已遠不宜仍稱高曾伯祖查親盡帝后止稱徽號今諸王似應改稱本爵庶于名義爲協上命閣臣議議得時饗之制止于九廟太祖成祖百世不遷其餘則以親序而祧廟不與焉查得先廟祝文弘治中自憲宗而上稱六廟太皇太后嘉靖初自孝宗而上稱六廟皇祖考妣太皇帝后至孝烈皇后升祔仁宗奉祧始稱五廟隆慶間因而不改蓋其時世宗新升之主卽孝烈舊祔之位世數猶未增也至我皇上嗣統則世次異

矣方乃時饗祝文自高皇祖憲宗皇帝至皇考穆宗皇帝已備六廟之數而太祖成祖英宗三廟猶仍五廟之稱揆之世數名義委屬未妥臣等竊惟孝莫大于尊祖禮莫嚴于假廟當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祖宗神靈陟降之時帝后尊稱不宜徑從簡略廟位世次尤當序立分明合無比照歲暮大禘禮將時饗祝文通列九廟帝后聖號以致如在之誠不必更稱五廟其大禘配饗壽春等王親屬已遠稱謂未安宜將諸王神牌止稱本爵其皇高伯祖等稱盡行裁去庶得情理之當合候命下容臣等另撰祝文進呈御覽發下該寺并壽春等王神牌一體遵照改正施行從之

明史神宗本紀萬曆十九年夏四月丙申享太廟是後廟祀皆遣代

熹宗本紀天啟元年春正月庚辰享太廟

莊烈帝本紀天啟七年八月卽皇帝位冬十月甲午朔享太廟

崇禎十六年冬十月辛酉朔享太廟

禮志奉先殿洪武三年建每日朝晡帝及皇太子諸王二次朝享皇后率嬪妃日進膳羞諸節致祭又錄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爲常宣德元年奉太宗神廟畢復遣鄭王瞻埈詣奉先殿設酒果祭告奉安神位天順七年奉孝恭皇后神廟畢帝還行奉安神位禮略如神廟儀弘治十七年吏部尙書馬文升言南京進鮮船本爲奉先殿設饗夫至千人沿途悉索今揚徐荒旱願倣古凶年殺禮之意減省以甦民困命所司議行之嘉靖十四年定內殿之祭并禮儀清明

中元聖誕冬至正旦有祝文樂如宴樂兩宮壽旦皇后并妃嬪生日皆有祭無祝文樂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陽中秋重陽十二月八日皆有祭用時食舊無祝文今增告詞舊儀但一室一拜至中室跪祝畢又四拜焚祝帛今就位四拜獻帛爵祝畢后妃助亞獻執事終獻徹饌又四拜忌祭舊具服作樂今更淺色衣去樂凡祭方澤朝日夕月出告回參及冊封告祭朔望行禮皆在焉先是冊封告祭以太常寺官執事仍題請遣官至萬厯元年帝親行禮而遣官之請廢二年太常寺以內殿在禁地用內官供事便帝俞其請凡聖節中元冬至歲暮嘉靖初俱告祭于奉先殿十五年罷中元祭四十五年罷歲暮祭隆慶元年罷聖節冬至祭其方澤朝日夕月出告回參嘉靖中行

于景神殿隆慶元年仍行于奉先殿諸帝后忌辰嘉靖以前行于奉先殿十八年改高皇帝后忌辰于景神殿文皇帝后以下于永孝殿二十四年仍行于奉先殿凡內殿祭告自萬厯二年後親祭則祭品告文執事皆出內監遣官代祭則皆出太常唯品用脯醢者即親祭亦皆出太常萬厯十四年禮臣言近年皇貴妃冊封祭告奉先殿祝文執事出內庭而祭品取之太常事體不一夫太常專主祀享而光祿則主膳羞內廷祭告蓋取象于食時上食之義也宜遵舊制凡祭告內殿無論親行遣官其祭品光祿寺供唯告文執事人親行則辦之內庭遣官則暫用太常寺從之

蕙田案明代時享之禮天子親行盡革唐宋

五禮通考卷第九十六  
以來賞賚陋例可謂撥雲霧而覩青天矣世  
宗建九廟定特祭祫享之制尤為追慕古昔  
而奉先殿日享月薦孝思盎然較之宋之齋  
薦神御殿不更霄壤哉

右明廟享

五禮通考卷第九十六

五禮通考卷第九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廣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運使德水盧鳳曾

太僕總督魏君都史編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九十七

禘祫

蕙田案周禮大宗伯宗廟六享首重肆獻裸  
饋食肆獻裸為禘饋食為祫司尊彝四時之  
間祀追享朝享追享為禘朝享為祫禘則禘  
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見於大傳祫則毀  
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見於公羊  
傳義本祭如自春秋時魯禮上僭王章下替  
聖人累書用彰其失漢儒不達準魯推周各  
據所聞著為傳記紛淆始矣鄭氏推衍注釋

罔有定見先儒譏之更歷後代奉為典章諸  
儒發難同異蠡起至唐陸氏據大傳以釋禘  
據公羊以定禘宋儒朱子一遵其說然後康  
成之蠶叢攘別無餘而大宗伯之六祭昭如  
日月矣茲輯禘禘一門先禮經正義次傳記  
異同凡諸儒辨論以類附從而歷代典禮亦  
略該備其祭祀儀節已具時享不重出焉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注宗廟之

祭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禘也禘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體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禘逆言之者與下文共文明六享俱然始言肆獻裸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用備也

趙氏匡曰肆獻裸饋食在時享之上禘以肆獻裸為主猶生之有饗也

蕙田案注以肆獻裸為禘饋食為禘趙氏以

肆獻裸為禘饋食為禘夫禘取追遠之義祭始祖所自出自以裸獻為重禘取合食為義毀廟未毀廟之主皆陳焉尤以饋食為重趙氏之說先儒多從之是也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雝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注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禘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疏釋曰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冬同陰其追享朝享又是四時之間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

黃氏曰先鄭曰追享朝享謂禘禘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說是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為追享禘羣主皆朝於太祖而合食故為朝享記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此朝之義後鄭亦曰追享追祭遷廟之主而曰有所請禱非常禮也又曰朝享月朔朝廟於

義通然月月行之何以謂之間祀

山堂考索禘者謂追其祖之所自出故司尊彝又謂之追享禘以裸享先王其裸也猶事生之有享也享以陽為主故禘以夏大宗伯肆獻裸享先王指禘言之也禘者合也所以合聚羣祖而食之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以其自三年之喪畢而朝於廟為始故司尊彝謂之朝享禘以食享先王其食也猶事生之有食食陰也故禘以冬大宗伯饋食之享指禘言之也

蕙田案以上禮經禘禘

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

陸氏淳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疏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未可知也

趙氏匡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謂所系之帝諸侯五廟惟太祖廟百世不遷及其太祖言及者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禘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禘也有省謂有功往見省記者也于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據此體勢相連皆說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祭法載虞夏殷周禘禮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蓋禘郊祖宗並敘永世追祀而不廢絕者也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

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疏遠而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張子曰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缺一祭為不禘明矣夏殷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欲知禘之說當如趙伯循斷然立義禘也祫也郊也必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說

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儀禮喪服傳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楊氏復曰大傳及子夏傳二章皆言大夫祭祖諸侯又上及其太祖惟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所謂禮不

王不禘也

方氏慤曰禮不王不禘蓋德愈隆而孝愈廣位愈尊而祭愈遠故也此禘也或謂之間祀或謂之追享或謂之大祭或謂之肆獻裸何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焉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裸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禘嚳周人禘嚳

趙氏匡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周禘嚳義與殷同馬氏端臨曰先王四時之祭則有常禮以常禮為未

足以極其追遠之意而又為禘以祭則及其所出之祖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傳考之虞夏者黃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黃帝商周者魯之所自出故商周禘帝嚳

國語魯語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

陳氏禮書國語言商人禘舜異於祭法者蓋宋禮歟

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注烝升也全其性體而升之也

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

禘郊不過藹栗注角如藹栗

王氏肅聖證論曰昭王問觀射父祀牲何及對曰禘郊不過藹栗射父自謂天子之禘特用藹栗之牲不以禘為祀天也

楊氏復曰愚案王肅以禘用藹栗之牲而非祀天此言是矣但王肅又以禘為殷祭則與禘無異而不知所謂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亦未為得也愚謂祭天用騂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尊尊之義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也尊而且遠亦用藹栗尊之如天也祖考與天本一氣祖考近而親故以人道事之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故以天道事之也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朱子章句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于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



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朱子語錄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二者而已

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朱子集注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朱子語錄禘是祭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四時之祭及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 禘之意最深長

如祖考與已身未相遼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感格之道矣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 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 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

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

爾雅禘大祭也釋又祭也

此亦宗廟之祭也

注五年一大祭一歲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文下云釋又祭也為宗廟之祭知

蕙田案禘祭之義傳記及陸氏朱子諸儒論之審矣而祭之名曰禘其說則尚有未盡者漢張純曰禘之為言諦諦謂昭穆尊卑之義杜預左氏傳注三年喪畢致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諦二說大指略同然昭穆尊卑人所共見何須審諦方性夫曰禘之為言遞也月祭及其親廟而不及祧廟特祭及其祧廟而不及毀廟祫祭及其毀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至於禘然

後及焉則所及可謂遞矣此其所以謂之禘也然遞及之說雖有親疏遠近之別而無等級隆殺之分猶未圓也今案禘字從示從帝帝者五帝也禘者享帝之祭也何以言之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大夫所祖者公子也公子有宗道而別子為祖故大夫不得祖諸侯則不得祭諸侯也諸侯以始封之君為大祖始封者諸侯也以諸侯為祖而不得祖天子則不得祭天子也惟諸侯而有天下則既為天子矣為天子則可以祭天子而為祖故有虞氏舜諸侯也及為天子則禘黃帝黃帝者顓頊之所自出也不以幕為祖而祖顓頊則可以舉天子之祭禘黃帝也夏

后氏禹諸侯也及爲天子乃亦祖顓頊而禘黃帝也殷始封之祖契諸侯也殷以爲始祖及爲天子乃祖契而禘嚳嚳契之所自出之帝也周始封之祖稷諸侯也周以爲始祖及爲天子乃祖稷而禘嚳嚳稷之所自出之帝也故曰禘者享帝之祭也此之謂不王不禘不王不禘者不爲天子不得祖天子而行祭帝之禘禮也明乎此而大傳小記祭法之文一以貫之明乎此而夫子答或人以不知及治國如指掌之義亦可想見諸儒糾紛之說不攻而自破此蓋以禘之字義合諸經傳求而得之不自知其是與否也

宗元案禘字謬解甚多以禘爲諦者乃因喪

畢吉禘而轉爲諦視昭穆之諦夫昭穆自有常班新主人廟自可循次而升何待諦視而始定且於大禘無涉其解禘爲遞者則以爲由近而遞及於遠故及於所自出亦未免交離牽附也惟以禘字爲從帝從示則字義的確矣而近又以帝爲天帝之帝因指爲宗祀明堂以配上帝之禮則與康成郊禘皆祭天之說何異哉愚向者竊以爲商周始祖皆諸侯而所自出之帝則帝嚳也卽虞夏二代之所禘亦黃帝也故禘從帝爲近取卽是何用他求今得此論而益復豁然乃知理到確鑿處卽人有同心而別無二解也

附辨鄭氏三禘之說

鄭氏禮記祭法注有虞氏禘黃帝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天傳不王不禘注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主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周禮大司樂注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賈疏案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祇則皆有禘稱也祭法曰禘黃帝之等皆據祭天于圜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據夏正郊天論語禘自既灌據祭宗廟是以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

趙氏匡曰鄭元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耳非關祭祀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耳豈關圜丘哉若實圜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出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偽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仇而鄭元通之於五經其為誣蠹甚矣

楊氏復曰大傳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耳于祀天乎何與而孔氏引為祭感生帝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稱圜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耳而注皆指為祀天同歸於誤其病安在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魯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魯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于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而為配天兩意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魯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

意穿鑿展轉支蔓何其謬耶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代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于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又曰禮經惟禘禮為注疏汨壞最甚夫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見於大傳小記祭法及儀禮子夏傳甚詳且明如此鄭康成見祭法禘文皆在郊上率爾立論謂禘大於郊而以禘為祭天之名既又以地示宗廟亦是太祭復指禘為祭地示祭宗廟之名且於大司樂注中立為三禘之說以實之支離泛濫不可收拾諸儒已辨其謬矣

馬氏端臨曰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為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為亦祭天之禮混禘于郊捨魯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特甚先儒多攻之蓋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郊祀只及稷而禘則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于祀天無預也至楊氏引子夏傳以釋祖之所自出其說尤為明暢云

### 附辨鄭氏禘兼羣廟

鄭氏謂禘也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

孔氏安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

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廟

程子曰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其前是為禘也

陸氏淳曰禘於始祖廟祭所出之帝僅以祖配不兼

羣廟

陳祥道曰陸渚謂禘祭不兼羣廟為其疏遠不敢祭狎始未嘗考之于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

趙氏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

程先生說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注中止取趙伯循之說

楊氏復曰禘祭不兼羣廟之主此非趙伯循之臆說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不兼羣廟之主明矣曾子問曰禘祭其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又云非禘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公羊傳曰大

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皆指禘祭而言並無一言說禘為殷祭則禘不兼羣廟之主又明矣是以朱子疑長發為大禘之詩疑雖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為詩序所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述元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雖禘太祖無一詞及其鬻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詩序之不足信於此尤可見矣

附辨鄭氏禘各于其廟

鄭氏禘禘志云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

王氏肅曰如鄭元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

不得謂之殷祭

趙氏匡曰儒者以禘祫俱大祭祫則於太祖列羣廟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集之有何理哉又五經中何得無似是之說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祫之異強生此義又何怪哉

附辨劉歆禘為終王

劉氏歆曰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大禘則終王王氏安石曰大傳不王不禘不王之王與王者之土其義不同不王之王謂終王也王者之謂天子也國語曰荒服終王章昭曰終謂世終劉歆曰大禘則終王顏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不王不禘之旨也吳氏仁傑曰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四夷之君世見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故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本國之君一世繼立則亦一番來朝故歸國則亦行禘禮

蕙田案大傳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通禘耳

與終王世見無涉劉歆諸儒誤解於前安石

斗南附會於後並不可從

觀承案劉歆以外傳有歲貢終王之文而以

終王為大禘殊謬或者以吉禘之禘當之庶

幾稍合蓋新主入廟而行吉禘之禮則是一

王終也而介甫乃以不王不禘之王解終王

則尤牽合矣不王之王明指王者而言可別

解歟

又案以上禘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注以言大與有事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

藏其主於太祖廟中太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向敬自外來曰升

穀梁傳范注禘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

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昭南向

穆北向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

楊氏復曰此謂大合毀廟與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

禮記曾子問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

必蹕疏當禘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禘四廟而于太祖廟祭之天子禘祭則迎六廟之主四廟舉諸侯言也出廟者謂出己廟而往太祖廟入廟謂從太祖廟而反還

入己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禘祭於祖為無主耳

禮器大饗其王事與注謂禘祭先王疏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故云大饗是禘祭也以饗中最大故稱大饗

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

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

次之見情也注金照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其財也其

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

而送之蓋重禮也注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作出樂以節之肆夏當為

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

樂記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

注大饗論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膳熟之大羹肉滷不調以鹽菜

天戴禮三本篇大饗尚元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

之本也大饗尚元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梁祭

齊大羹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附辨張純禘止毀廟

張氏純曰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

蕙田案公羊傳云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漢制禘止毀廟不

及存廟未審所據何經



附辨王肅禘不及毀廟

王氏肅曰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禘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

蕙田案一禘祭也割其半以為禘又割其半

以為禘禘之禮于是胥失

又案以上禘

附辨賈逵王肅禘一祭二名

賈逵劉歆曰禘一祭二名禮無差降

王氏肅曰曾子問惟禘于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臣以為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禘大祭獨舉禘則禘亦可知矣

孔穎達王制疏王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禘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禘後漢書章懷太子賢注禘禘俱是大祭各可通也

陳氏禮書漢時以禘禘為一祭故其禮始秦

山堂考索大宗伯肆獻裸是禘祭也饋食是禘祭也

司尊彝追享是禘祭朝享是禘祭也既有此別而賈逵劉歆以為禘禘一祭二名漢平帝禘祭于明堂而張純以為禘祭章懷太子注云是大祭名可通也周禮既曰肆獻裸又曰饋食既曰追享又曰朝享差別其禘禘也禘則及毀廟之主禘則及於祖之所自出也安得一祭而二名哉

附辨胡寅天子有禘無禘

胡氏寅曰禘禘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于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禘天子禘諸侯禘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于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禘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禘天子無禘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

馬氏端臨曰以禘禘為其一祭而異名以禘為合祭祖宗審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為然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禘及其高祖其文意亦似其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禘必有功勞見知于君許之禘則于禘可及高祖蒸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

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禘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禘字則其義尤明

楊氏復曰漢儒之論混禘於禘皆以為合食於太祖則禘禘無辨矣而又欲勉強穿鑿分別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莫之一也混禘于禘而禘之禮遂亡混禘于禘而禘之禮亦紊可不惜哉

蕙田案致堂謂天子無禘而有禘正坐誤以禘禘皆合食之故信齋所謂混禘於禘而禘之禮遂亡混禘於禘而禘之禮亦紊正中其弊文獻通考既知鄭氏之為臆說又知混禘禘為一之非而於致堂之說仍有取焉可謂信道不篤者矣近世萬斯同猶述之異哉又案天子宗廟之禘禘當以周禮大宗伯司尊彝二職之文為定而司尊彝之文尤明其

言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祠禴嘗烝四時之正祭也追享即禘祭取追遠之義故名追享朝享即禘祭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有朝之義故名朝享以其間於四時正祭之中故名四時之間祀大宗伯之職曰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肆陳牲也獻獻酒醴也裸以鬱鬯之酒灌地降神也饋食薦黍稷也肆獻裸以禘祭言饋食以禘祭言蓋追始祖所自出尤以裸獻為重禘則陳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尤以饋食為重也禘祭之禮當以大傳之文為定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趙伯循謂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

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子謂禘止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及始祖二位不及羣廟之主是也故字從示從帝禘者天子享帝之祭也諸侯不敢祖天子惟王者可以追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祭之所祭者帝故曰禘乃天子之禮也禘祭之禮當以公羊傳之文爲定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蓋毀廟之主藏於太廟之夾室故出而陳之未毀廟之主皆在各廟故祝迎之使升於太祖而合食焉曾子問曰禘祭則祝迎四廟之主諸侯五廟一爲太祖廟毀廟之主皆藏焉故惟迎四廟之主也

天子則迎六廟之主故曰周旅酬六尸七廟七尸始祖后稷發爵不受旅故旅酬止六尸也禘有時禘有大禘時禘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大禘則合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公羊所云則大禘也天子有禘有禘諸侯無禘而有禘其禘禘之期亦當以周禮司尊彝之文爲定其文曰四時之間祀間祀者間於四祭之中四祭歲歲有之則間祀亦歲歲有之也橫渠張子曰禘也禘也郊也必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說夫天子每歲必郊每歲必禘禘可知張子之說爲是乃鄭康成從禮緯之說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夫以三年五年禘禘合計之則第一禘在三年第一

禘在五年第二禘在六年第三禘在九年第  
 二禘在十年第四禘在十二年第五禘第三  
 禘俱在十五年此唐太常議所謂或比年頻  
 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并為再禘或五  
 年之內驟有三殷求於禮經頗為乖失禘禘  
 之素其由是也若其祭時禘以獻裸為主陽  
 義也禘以饋食為主陰義也漢張純曰禘祭  
 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  
 卑之義也禘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  
 禮成故合序飲食也其義甚精明集禮移在  
 歲暮於禮意同一揆也又案大司馬職仲夏  
 教芟舍獻禽以享禴仲冬教大閱獻禽以享  
 烝仲春教振旅獻禽以祭社仲秋教治兵致

禽以祭禘舉方社而祠嘗可知然則周禮宗  
 廟一歲蓋六祭仲春而祠孟夏而禘仲夏而  
 禴仲秋而嘗孟冬而禘仲冬而烝所謂四時  
 之間祀蓋不爽也禘禘正義其著於經傳而  
 可據者如此至其異同乖刺之故詳見後方

右經傳禘禘正義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  
 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禘夏曰禘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  
 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之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  
 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禘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為禴從此為正  
 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已見郊特牲注故略之也知周以禘  
 為殷祭者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是禘為殷  
 祭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  
 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先禘後祠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類句也  
 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春禘而秋  
 嘗注此禘當為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疏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  
 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為禴此經所云謂夏





說其故何也答曰禮記諸篇或孔門後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漢初以金購遺書故儒者私撰禮篇謂之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

若非末流弟子及漢初儒者所著不應差互如此也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閏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信公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今之五月也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扶會理可見也而鄭元不達其意

故注郊特牲云禘當為禘祭義與郊特牲同鄭遂不注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

殷禮哉遂都不注問者曰王制所云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信如鄭說乎答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

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當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云夏禘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為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甚明著也答曰禮篇之中夏禘

秋嘗冬烝庸淺鄙妄此篇為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相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元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禘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禘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

名殊可怪也問曰禘若非圜丘國語云郊禘之牛角繭栗何也答曰凡禘皆及五帝五帝太皞等是也以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

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

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

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

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

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

祀稷牛角猶繭栗則太皞之牛不得不爾何足疑哉

蕙田案此條辨時祭夏殷禮之非

觀承案虞夏商周所禘者各禘其一帝耳趙氏此條謂凡禘皆及五帝兆於四郊以祭之則又是祭天之說而混禘於郊矣其與康成何異而難之哉此殊不可解

朱子語錄王制特禘禘禘嘗禘烝之說此沒理會不知漢儒何處得此說來禮家之說大抵自相矛盾如禘之義恐只趙伯循之說為是

朱子曰正義所解亦難曉禘祭以春物未成其禮稍輕須著逐廟各祭禘之類又卻合為一處則禘反詳而禘反略矣又據正義禘禮是四處各序昭穆而大傳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若周人禘帝嚳配以后稷是也如此則說禘又不可通矣又云春秋書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又不知禘於太廟其禮如何太廟是周公之廟先儒有謂魯亦立文王廟左氏載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於私家皆無理會處又諸侯祔則不禘一段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春秋朝會無節豈止一歲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蕙田案朱子此二條辨禘禘序昭穆及歲朝廢祭之非

胡氏寅曰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省于其君于禘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禘之正文



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於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刺經爲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言舛駁於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也王制之文曰春禘夏禘又曰天子禘禘嘗禘烝又曰諸侯禘一植一禘又曰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淆亂莫可案據鄭氏不能辨正又曲爲之說春禘夏禘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爲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

一禘一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禘歲不禘下天子此又不曉禘義之六也其釋大傳禘禘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己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禘始知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  
慮氏曰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此四時之祭名也考之王制則春曰禘夏曰禘祭統亦曰春祭曰禘夏祭曰禘與周禮所言春夏之制相反矣考之郊特牲則曰春禘而秋嘗祭義亦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與王制祭統所言春夏之祭相反矣鄭康成之說以春禘夏禘爲夏殷之祭周則改之亦無明文可據蓋康成以意揣之也至於郊特牲言春禘鄭康成

釋之曰禘當為禘字之誤也意謂王制祭統既言春禘則此不當言春禘故以為禘字之誤然則祭義又言春禘豈有二篇之文皆誤哉此不通之論也

蕙田案胡氏二條統論禮記注疏之非

文獻通考馬氏曰禘之又為時祭則王制天子禘諸侯禘一植一禘之說左傳蓋禘字一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為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宅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為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祭義亦禘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於武宮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為左氏見經中有禘於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記皆妄以為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有魯國原無此祭晉人原無此言而繫案妄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為大禘或為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蒸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禘之通行于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儕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

蕙田案宗廟一歲六祭仲春而祠孟夏而禘

仲夏而禘仲秋而嘗孟冬而禘仲冬而烝肆獻裸饋食著於大宗伯四時間祀詳於司尊彝不易之說也至王制祭義祭統皆作於漢儒其言宗廟祭祀多與周禮不合如王制云春日禘夏日禘禘與禴通則誤以夏祭之禴為春祭又誤以追享之禘為時祭又曰天子殖禘禘禘禘嘗禘禘禘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諸侯禘禘禘一植一禘嘗禘烝禘既誤以禘為時祭禘為春祭又誤以時祭為禘祭趙伯循及朱子胡氏慮氏排之可謂明且切矣馬氏專據禮記左傳為時禘之說據鄭氏以駁趙氏非也又譏趙氏據禮記以駁禮記夫大傳小記雖出戴氏獨

不思周禮大宗伯及司尊彝之文豈亦出於  
戴氏平時禘之說程子張子亦曾言之義可  
竝存至時禘則終未敢遽信也

詩周頌雝序雝禘太祖也謂文王也疏雝者禘太祖之樂歌也謂

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太祖之廟詩人以此歌焉

宋子詩序辨祭法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嘗於后  
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者也祭法又云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  
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  
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為禘  
嘗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嘗稷者若以  
為吉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

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  
通用於他廟耳

范氏處義曰周以后稷為太祖祭法曰周人禘嘗此曰禘太祖何也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嘗也以其祖配之則后稷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禘行於宗廟嘗既無廟故舉其配而言之

商頌長發序長發大禘也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朱子集傳序以為此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自出  
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  
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  
商書曰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  
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案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  
為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馮氏復京曰陸渚云禘於始祖廟祭所出之帝便以祖配不兼羣廟朱子蓋同陸說

蕙田案何氏休公羊注禘所以異於禘者功

臣皆祭也蓋即據此詩義而言楊信齋謂何休禘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案禘祭則功臣皆祭即司勳所謂祭於大烝是也誰謂禘祭功臣不與享乎今考禘祭不兼羣廟何緣功臣與享何休之說非矣楊氏引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為禘祭功臣與享之證然烝亦四時之祭盤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安國曰配食于廟大享烝嘗也此詩序以為大禘朱子楊氏以為大禘據周禮及尚書疏又俱不指禘禘似孔安國之說為長

右傳記言禘禘不同

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

上當遷入祀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疏傳三十三年傳曰凡召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禘祀為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而吉祭也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為禘也喪畢而為禘祭知致新死之主於廟也新主人廟則遠主當遷知其遷入禘者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禘則禘是遠祖廟也周禮守祫守先王先公之廟禘其遺衣服藏焉廟之遠主其廟既遷主無所處固當遷入禘也鄭元以二禘為文王武王之廟遷主入廟當各從其班穆入文禘昭入武禘禮諸侯五廟更無別禘則當謂太祖之廟為禘也遠主初始入禘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為大祭以審昭穆故謂之禘禘者禘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惟二十二月故喪制未闋也公羊傳曰其言于禮遷廟而特云莊公知為莊公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太廟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宣八年有事於太廟彼言大事有事亦禘祭也則禘禮必于太廟今未可以吉祭而為吉祭又云于莊公是其詳也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注時國公以莊公二年之甲未可以入太廟禘之於新宮故

不稱宮廟明皆非也 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疏言禘於莊公即是莊公立宮而不稱宮者莊公廟雖立說而公服未除至此始二十二月未滿三年故不得稱宮也此喪服

五傳記言禘禘

三

未終舉吉以非之凡  
祭祀之禮書者皆譏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注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

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禘于寢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疏此致致哀姜也哀姜薨已多年非復新死而于今始致者博發凡例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哀姜例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喪畢之日不作禘祭之禮以致之既不為哀姜作喪畢禘祭其禘自從閔公數之二年除閔喪為禘至五年復禘今八年復禘矣死以來已歷三禘今因禘祭果復行之三年一禘禘自是常不為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于常禮故史官書之若其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為用致夫人而書之耳

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禘于姑則

弗致也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

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

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

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

宜致者也注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于太廟雜記下曰孟仲孫蔑如京師于是獻子始見經襄十九年卒然則失禮非獻子所始明矣雜記之云備所未詳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為夫人疏范言此者

以禮記稱七月而禘獻子為之此時未有獻子亦七月而禘故知失禮非獻子為始也左氏以夫人為哀姜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公羊以為僖公本取楚女為媵取齊女為媵齊女先至遂脅公使立之為夫人故因禘祭而見於廟此傳及注意則以夫人為成風致之者謂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為夫人與二傳違者若左氏以夫人為哀姜元年為齊所殺何為今日乃致之若公羊以為齊之媵女則僖公是作頌賢君縱為齊所脅豈得以媵妾為夫人乎明知二傳非也今傳云一則以宗廟禘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檢經傳之文符同故知是成風也

禮記雜記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

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注記魯失禮所由也獻子欲尊

其祖以祭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于太廟疏此一節明魯郊禘之事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此言非也魯之祭祀猶用夏法禘于孟月孟月于夏家是四月於周為六月獻子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垂失禮意獻子為之記其失所由也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案僖八年于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云以僖公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理不合議為致夫人故書之獻子既七月而禘春秋不書下經以示譏者魯時暫行之此又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恆行也陸氏佃曰此言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夏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僖公蓋嘗用此秋七月禘于太廟是也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注大事禘也躋升也

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太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疏昭十五年有事于

武宮傳稱禘于武宮有事是禘則知大事亦是禘也躋升也釋詁云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禘祭之禮審諦昭穆諸廟已毀未毀之主皆于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次而下祭畢則復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據春秋以來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西上僖是閔公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閣下今升在閣上故書而譏之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年十一月喪服始畢今始八月時未應吉禘而於太廟行之與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其違禮同也彼書吉禘其譏已明則此亦從譏可知不復更譏其速也徒猶空也空以逆祀之故亂國大典故特大其事謂之大事譏逆祀也釋例曰文公二年僖公之喪未終未應行吉禘之禮而於太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躋僖而退閔故特大其祀與其文定八年亦特書順祀皆所以起非常也有事于武宮及順

左氏傳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君曰禮謂其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

姊親而先姑也

注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命居閣上故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又以僖公為聖賢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不當后稷子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或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先稱帝也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于姑姊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

公羊傳天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注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禘也審禘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禘諸侯禘則不禘而經書大故執不知問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彼是時祭不言大則知此言大者是大祭明矣躋者何升也何言乎

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禩而後祖也

注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閣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為兄弟顯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不言吉禘者就閔二年不復譏略為下張本疏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傳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然則吉禘於莊公在三年之內今此大事亦在三年之內是不須更言吉禘以譏之但略言大事于太廟為下躋僖公張本而已



僖公懼于僖神故于僖廟行順祀

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蟲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琯斝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疏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口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也此文承上禘祀周公之下知宜享此也

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

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禮運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蕙田案論魯僭禮詳見郊祀門

論語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朱子集注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



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語錄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之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魯以後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或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

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趙氏匡曰或問曰春秋書魯之禘何也答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仲尼燕居云明郊社其義也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與禘同遂妄意言耳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亦猶因周公廟有八佾季氏遂用之於私庭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為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禮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今備引諸經書之文證之于左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議其不當吉又

不當禘 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識其非時之禘

于莊 左氏曰烝嘗禘於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

晉人以寡君之未禘祀 時未終喪也 又云魯有禘樂賓祭用

之 魯郊多失時又於諸公用禘禮也 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矣問曰左傳云烝嘗禘於廟何也答曰此謂見春

秋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據

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於莊公以為

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於武宮僖宮襄宮皆妄引禘

文而說祭爾鄭又見吉禘於莊公禘小於禘 見毛詩雖什注 儒

者通之云三年喪畢小禘於禘五年大禘自此便三

年一禘五年一禘若禘不迎羣廟之主何謂之大若

迎羣廟之主何得於禘廟迎之又曾子問篇中何得

不序 引文在下 乖謬之甚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羊云大事禘

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 陳者明素皆藏於太祖廟今但出而陳之也 未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升者明白為本廟而來升也 禮記曾子問篇云禘

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 明毀廟之主皆素在太廟故不迎也 又云非禘祭

則七廟五廟無虛主 義與公羊同 竝無說禘為殷祭處則禘

不為殷祭明矣 殷重大之義也 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

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

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於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

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於它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

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

違背亦可見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為大夫時

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

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

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皆知可知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以隱其前言非斥之意耳注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爲躋僖公故惡之且禘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明牲至卽殺之以獻何得先裸然後設位乎先儒不達經意相沿致誤皆此類也或難曰夫子所歎若非爲逆祀別致虧禮則春秋何不書乎答曰春秋所紀祭祀皆失時及非常變故乃云爾至於懈慢虧失史官如何書乎若如此細故盡書則春秋一年經當數萬言不當如此簡也述祭統者不達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

嘗之禮治天下其如指諸掌乎此不達聖人掩君惡之意遂云爾假令達於祭祀亦僅表中一事爾若別無理化之德何能治天下乎此竝卽文爲說不能遠觀大指致此弊耳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夫肆獻裸饋食在時享之上追享朝享罔於時享之間則追享禘也禘以肆獻裸爲主猶生之有饗也朝享祫也祫以饋食爲主猶生之有食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爲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畢禘于其廟然後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其言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固合春秋之義其言禘於其廟又禘於羣廟是不知魯之失禮而惑之也

于僖宮武宮襄宮此魯之失孔子曰魯之郊儀禮曰學士大夫知  
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事省於其君于祫  
及其高祖是學士大夫知尊祖而已有時祭而無祫  
諸侯及其太祖而已有祫而無祫大夫有事省於其  
君然後有祫則周公有大勳勞省於成王然後有祫  
故禮記曰以祫禮祀周公於太廟則祫可施於羣廟  
哉春秋書吉祫於莊公不特譏吉祫也兼譏祫於莊  
公也晉之有祫蓋亦僭耳

右魯祫祫

附辨鄭氏喪畢有祫祫前有祫

鄭氏周禮人注廟用脩者謂始祫時自饋食始賈疏謂始祫時者謂練祭後  
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為遷廟以新死者木主人廟特  
為此祭故云始祫時也以三年喪  
畢明年春祫為終祫故云始也

許氏真曰春秋左氏傳曰終祫終者謂考  
子三年喪終則祫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

鄭氏詩元鳥箋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祫于其廟而後祫祭于  
太祖明年春祫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祫

楊氏復曰鄭氏注王制春官大宗伯及詩殷頌皆云  
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廟明年春祫於羣廟及注  
鬯人廟用修又云始祫自饋食始信如是言則喪畢  
而有祫祫之前又有祫自饋食始也以喪禮考之大  
祥禫皆有此祭猶是喪祭也喪畢則有吉祭未聞喪  
畢既有吉祭之祫祫前又有吉祭之祫也自鄭氏注  
有此說魏卞后唐睿宗之喪皆禫後有祫喪畢有祫  
明年春有祫國朝治平二年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  
亦建此議謂之小祫後之儒者意在尊信聖經不知  
經無其文乃鄭氏說也若如疏家謂鄭氏用穀梁練  
而壞廟之說爾時木主新入廟祫祭之此尤非也祫

吉祭也練而遷廟之時遽行吉祭尤無是理

附辨鄭氏禘祫皆殷祭

鄭氏王制注周改夏祭曰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白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周禮大宗伯注同

楊氏復曰鄭氏以禘祫同為殷祭抑不知禘者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方謂之殷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今乃謂禘為殷祭可乎惟其以禘祫皆為魯禮又以禘祫同為殷祭故後之言禘者皆求之於一禘一祫之中而不求於禘其祖之所自出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遂使二千年來國家大典禮為所汨壞是誰之過歟然義理在人心終不可埋沒唐大厯間趙伯循作春秋纂例獨得其說於大傳小記祭法之中以破鄭氏

諸儒注疏之謬學士大夫皆是之 又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羣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禘為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為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郊禘重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有禘特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之廟而行之於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禮始與禘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謂大合毀廟未毀廟之主

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天子有祫諸侯亦有祫于文  
公平何譏譏其逆祀躋僖公也鄭康成乃謂祫皆  
爲魯禮夫謂祫爲魯禮可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  
廟已非禮矣况僖而行之於莊公之宮又禘於太廟  
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  
禮爲盛觀明堂位之言可見閔僖竊禘之盛禮以侈  
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于季  
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况三年喪畢而吉祭此  
祫禮也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祖  
敘昭穆此祫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  
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禘祫二禮  
之異正閔僖僭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  
所深譏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爲

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竝行且多爲  
說以文之案鄭注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  
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  
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愚始讀鄭氏三注意  
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考其所自來則曰一祫一  
禘之說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於緯書之僞而  
不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於春秋魯  
禮者竝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  
事穿鑿傅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祫二事其源各  
異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嘗  
關乎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  
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  
事之本無既牽合影射以爲有蓋欲明僖公之禘前

有禘文公之禘後有禘以證一禘一禘之說而已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禘爲證矣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考於春秋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詞以多其證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所謂五年再殷祭者謂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鄭氏乃引之以爲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與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爲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可也明年春禘於羣廟何所據而爲是說乎強添此事于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

耳後之儒者知其不可則爲之說曰喪畢之禘禘之本此其爲說亦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實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後世之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爲有駕虛爲實取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王禘禘之正禮既三注其說于經又以此說推演爲禘禘志注疏盈溢文不勝繁故觀者莫辨諸儒靡然而從之是皆求其說于鄭注之中未嘗以經而考注之真僞也王肅最爲不信鄭氏亦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不亦誤乎自鄭氏之說立混禘於禘而禘之禮遂亡混禘於禘而禘之禮亦紊夫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見於大傳見於小記見於喪服子夏傳非不甚明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禮又信而有證固有

國家者所當講明而舉行也自漢以來世之儒者皆置之而不論其故何哉蓋後之言禘者皆求其說於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之於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漢儒混禘於禘而遂至於不知有禘此禘禮之所由亡也可不惜哉

蕙田案楊氏之辨極爲明暢

附辨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禮經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鄭氏大宗伯注魯禮三年喪畢而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賈疏周法二年一禘五年一禘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三十二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于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爲禘祭也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謂周公廟中而爲禘祭也云明年春禘于羣廟者此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三年春有禘可知何者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禘僖公宣公二年既爲禘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春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明年春禘明矣故云明年春禘于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

傳文殷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爲三年禘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禘一禘者身禮識文謂五年之中爲一禘一禘也

林氏之奇曰禘禘之說諸儒聚訟久矣始爲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與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爲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卽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大事禘也推此是三年喪畢禘於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禘僖宣二年既有禘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爲五年禘故禘於羣



廟也自後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爲此說後學又不察故爲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禮俾後世以見其非奈何反以爲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禘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禘于太祖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謬矣魯之

設祭何常之有聖人於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又何準乎况宣公八年經書有事于太廟則是常制也而以爲禘何耶誠爲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卽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取亂世之典以爲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

馬氏端臨曰案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爲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禘僖公宣

公八年有禘遂約略想像而立為此說蓋以魯僭亂之制定為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用之康成蓋以漢禮為周禮非魯禮也

附辨徐邈高堂隆諸家禘祫年歲不同

徐氏邈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曹述初難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有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

蕙田案徐邈用鄭氏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而小變之曹述初難之亦仍用鄭氏喪畢而祭之說其失與徐邈同

陳氏舒曰三歲一禘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

蕙田案陳舒以十年四殷發明鄭氏五年再殷之說更支

何氏休閔二年公羊注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遺禘則禘遺祫則祫

蕙田案鄭氏注王制大宗伯竝云喪畢有祫注邕人詩元鳥竝云喪畢有禘說本兩岐何休遺禘則禘遺祫則祫較鄭為近其為喪畢之說則同

徐氏彥公羊疏或以為禘祫同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

孔氏預達周頌離疏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為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禘多而禘少也

蕙田案公羊徐疏云禘祫同三年則五年之說贅矣周頌孔疏云禘祫相距各五年則三年之說又贅矣

程氏預僖八年春秋注禘三年大祭之名孔疏言每積三年而一為此祭

楊氏勛文二年穀梁疏禘  
既三年蓋禘則五年也

### 蕙田案此與鄭氏說相反然皆臆說

高堂隆曰喪以奇年畢則禘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禘亦常在偶年通典殷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禘祭之後乃禘于太祖來年春禘于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所以喪畢有此禘禘者為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禘禘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闋天道大成也

蕙田案高堂隆及通典間歲奇偶之說則是每隔一年行之以為此虞夏殷之禮未審何據喪畢之禘禘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為之此所謂禘禘不相因也但依此則是三年而再殷祭又與五年再殷祭之說不符

山堂考索禮緯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為二說為鄭氏之說則曰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禘禘後十八月而禘為徐邈之說則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禘為月有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禘前則是三年而禘禘在禘後則是五年而禘

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廟明年禘于羣廟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禘由此言之鄭氏依倣魯禮推明王制實為有據

林氏之奇曰鄭康成高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

先二而後三矛盾相攻卒無定論皆可置而勿辨

楊氏復曰禘祭年月份無其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

於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五年而再殷祭夫殷

祭乃大禘之祭也謂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禘五

年再禘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于禘祭乎何

與漢儒乃援此以證禘禘相因之說為鄭康成之說

則曰三年而禘五年而禘為徐邈之說則曰相去各

三十月三十月而禘三十月而禘唐自睿宗以後三

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

七禘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禘而禘禘同歲太常議曰

今太廟禘禘各自數年兩岐俱下通計或比年頗合

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并為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般求於禮經頗為乖失國朝宗廟之祭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蓋用鄭康成之說其後有司又言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禘則禘二說牴牾不可稽考慶歷初乃用徐邈之說每三十月而一禘後又以二祭各不相因故熙甯八年既禘又禘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於禘而皆以為合食於太祖也夫既混禘於禘皆以為合食於太祖則禘禘無辨矣而又欲勉強穿鑿分別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莫之一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禘異不容混矣知大禘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矣知禘禘之不同則鄭

康成徐邈之說皆非矣其間相因不相因之說皆無謂矣又何同異得失之足論乎

蕙田案楊氏猶惑于五年殷祭之說非也禘固歲歲有之矣

附辨諸家禘禘時月不同

通典禘以夏禘以秋詩闕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酌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因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禘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禘者合也鄭氏曰禘以孟夏禘以孟秋  
孔氏穎達周頌離疏此禘毛以春鄭以夏不同徐氏乾曰殷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孔氏安國曰自太和四年已後殷祭皆用冬夏周禮圖曰禘以禘享先王其禘也猶事生之有享也享以陽為主故禘以夏禘以食享先王其食也猶事生之有食食陰也故禘以冬山室考索禘祭以為夏四月其說一也而于禘祭則或以為秋或以為冬如毛氏詩解闕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酌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以禘為秋祭

也雀靈恩亦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因次序而祭之禘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是亦以禘為秋祭也若果為秋祭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不若張純之說或以禘為冬祭其說曰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而祭之然二說或以秋或以冬皆取萬物成熟之時其時不同其意則一不如張純以之十月為得其正

通典祭明堂位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日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則今之六月

林氏之奇曰諸儒論禘祫之制既謬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為冬書閔公之禘于夏五月書僖公之禘于秋七月而彼一以為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其時是自戾也

附辨鄭氏禘大禘小

山堂考索馬融王肅以為禘大而禘小鄭康成以為禘大禘小為融肅之說者曰孔子言禘自既灌而往禘祫大祭而獨舉禘則禘可知故於是而以禘為大為鄭康成之說者曰公羊傳云大事于太廟大事者禘也禘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台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於莊公禘於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禘矣故于是而以禘為大

通典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安通經訓鄭義為長

林氏之奇曰禘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夫禘則合食而已非惟天子有禘諸侯亦得禘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禘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禘大於禘是以諸侯之制加天子之制可乎

楊氏復曰禘禮大略雖與禘禮同然大禘則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禘又上及其祖之所自出則禘又大於禘矣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此言是也鄭元注經乃云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彼蓋不深考大傳小記之文與四代禘郊祖宗之義但以禘禘同為殷祭而不知禘為祭其祖之所自出所以徒為此紛紛也鄭氏禘禘志曰禘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二酒禘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

樂賈公彥曰禘十有二獻禘九獻此蓋注疏家溺于  
禘大禘小之說然也爾雅曰禘大祭也夫禴祠烝嘗  
時禘大禘皆宗廟祭也爾雅特言禘為大祭則禘大  
於禘可知矣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  
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  
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  
琯燧其樂則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  
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此蓋王禮也用之於周公  
之廟已為非禮其後他廟遂僭用之如閔二年夏五  
月乙丑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  
夫人之類是也荀偃士句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  
不惟僭用之於祭亦僭用之於享賓矣此何異魯有  
佾舞雍徹而其後亦用之於季氏之庭三家之堂也

故春秋特書二禘所以譏僭禮之始也而注疏反引  
之以為先王之正禮不亦誤乎賈公彥曰大禘十有  
二獻禘大於禘其禮尤隆至於獻數亦當同之但禮  
文殘缺莫得而見節文之詳耳

附辨袁準虞喜禘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

袁氏準曰禘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役也

虞氏喜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禘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為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

楊氏復曰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  
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禘異不容混矣禘大禘兼  
羣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  
於太祖矣又何壇墠與郊宗石室之分乎又曰南  
北諸儒論遠祖則以郊宗石室為言人之易惑豈不  
可歎

蕙田案諸儒辨禘祫三年五年之說可謂詳矣傳曰仁人饗帝孝子饗親夫惟天子之禮合饗帝饗親而兼行之饗帝則郊祀之禮舉冬至圜丘孟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是也饗親而宗廟之禮重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中庸曰所以事乎其先是也天尊也祖親也皆一歲四祭四祭者不疏不數尊尊而親親仁之至義之盡也是故由天而推則有五帝日月星辰方丘社稷山川或一歲再祭或一歲一祭是由尊而降禮殺而祭疏也由親廟而推則有毀廟之主有祖所自出之帝毀廟一歲而祫舉以冬所自出之帝亦一歲而禘舉以夏是由親而推

亦禮殺而祭疏也然祭疏而歲必有祭者舊穀既沒新穀既升天道一周四時代序情不自已理亦宜然故張子謂禘也祫也必每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事此精微之極至聖賢之篤論也傳記紛如羣言淆亂非類敘諸儒之說而詳審之何由撥雲霧而揭日月也哉

右諸儒論禘祫





